

家



第七集(四三—四七)



雀驛

★ 編 主 音 嘉 黃 ★

健全婦女生活



促進家庭幸福

期 三 十 四 第

目 要 期 本

解放後的家庭婦女……張丙昆  
 夢裏的春天……張丙昆  
 BCG問答……自芳  
 結婚週年記……張蕾  
 不要冤枉你的太太……中興  
 火 怎樣養育早產兒……畢承禧  
 我做 生路？……令如  
 姐 第一次做母親……剛如  
 娶媳……兩非  
 科學的戀愛觀……吉普生



- ★ 女 婦 ★
- ★ 教 家 ★
- ★ 交 社 ★
- ★ 愛 戀 ★
- ★ 偶 擇 ★
- ★ 姻 婚 ★
- ★ 嬰 育 ★
- ★ 健 保 ★
- ★ 童 兒 ★
- ★ 理 心 ★

樂 歡 之 生



號 六 八 一 路 州 膠 海 上

行 發 社 誌 雜 家

號 月 七 年 八 十 三

## 冒險學校

北愛爾蘭的敦德·亞里斯山麓，地勢險峻，該地設有專為十五歲至十八歲少年舉辦的海事學校，每屆作二十六日之艱山，遠足，海事等冒險訓練，參加此訓練班者已達五千人。



## 圖書館中講故事

英國在全英地方的公共圖書館中，圖書館管理員每星期一次，朗誦兒童故事給小讀者聽，目的在引起兒童閱讀的興趣，極得小讀者的歡迎。

★ 錄目 · 期三十四第 · 誌雜家 ★

生之歡樂(彩色照片).....封	新教育法(照片).....封	家常話.....(二)	家中人.....(二)	編者的話.....(三)	解放後的家庭婦女(婦女).....(三)	夢裏的春天(小說).....(四)	怎樣養育早產兒(育嬰).....(四)	生路? (小說).....(四)	BCG問答(醫藥).....(四)	科學的戀愛觀(戀愛).....(四)	我做姐姐(自述).....(四)	黃金時代(十)(兒童).....(四)	娶媳(小說).....(四)	結婚週年記(婚姻).....(四)	第一次做母親(育嬰).....(四)	難得的好丈夫(人物).....(四)	不要冤枉你的太太(生育).....(四)	雲兒失學記(教育).....(四)	天真話(兒童).....(四)	補 胸部萎癯如何補救.....(九)	丈夫精蟲死亡.....(一一)	處女的眉毛.....(一一)	性慾過強.....(二二)	白 愛.....(二五)
螢火(三)	張丙昆(四)	畢承禧(一〇)	令和(一二)	自芳(一四)	吉普生(一五)	千金(一七)	雷卓英(二〇)	雨韭(二一)	張蕾(二四)	剛如(二六)	安嘉(二八)	中興(二九)	漢野(三〇)	各家(三一)										

**本刊訂閱辦法**

(一) 本刊採用短期固定訂戶辦法，每月預付刊費三期，按基本定價乘本社所定倍數計算。

(二) 提早發書，平寄免加郵包費，掛號航空郵包費由定款中扣除。

(三) 定款將完時由敝社函請續付。

(四) 定戶購買本社書刊可得八折優待。

(五) 書刊定價以款到時本社所定價目計算。

**家雜誌社徵稿**

本社徵求關於家政，家教，社交，戀愛，擇偶，婚姻，生產，育嬰，醫藥，健康，心理，性教育等類通俗文稿書稿，譯著均所歡迎。應徵者請逕函上海(路)膠州路一八六號家雜誌社編輯部賜洽。

活生女婦全健★福幸庭家進促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創刊

主編 黃嘉音

編輯 黃朱綺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雜誌社  
電話 三九五七八

香港辦事處 香港高陞街四十八號  
香港家雜誌社


印刷所 上海中正路五三七號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代售處 五洲書報社  
上海書報雜誌社  
聯合發行所  
聯合書報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第四十  
三十  
七月號



A961847

### 家常話

本期這些文章，多數是在上海解放以前排好的。當時因為時局緊張，郵路不暢，雜誌多數暫停出版，本刊也就耽擱了下來。現在上海解放了，本刊業已依法向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申請登記。今後本刊的內容，仍將比較偏重於兒童福利，婦女生活的改善和家庭幸福的促進方面。

『夢裏的春天』是一篇有意義而又有豐富的形象力的作品，作者張丙昆先生，是一位中學生，能有此種成績，實在難得。我們希望作者多多努力，將來必定可有成就的。

『令和女士的『生路？』』描寫解放前通貨膨脹下受經濟壓迫的公教人員走頭無路的苦況。同時穿插上了銀元買賣的背景，更增加了這篇小說的現實的『時代感』。

BCG是近年來很引起醫學界注意的一種防癆疫苗，對於嬰孩的防癆運動，貢獻尤多。但是國人對於這種疫苗的性质，知道的不多，因此我們特請自芳女士參考了許多資料，簡明扼要地寫成『BCG問答』一文，希望做父母的人注意。

『科學的戀愛觀』材料相當新鮮，因為一般青年往往把戀愛看得太神祕了，結果反而發生了許多誤解和痛苦。現在我們借科學家的冷靜的頭腦，來分析戀愛，使青年們對於這個切身重要的問題能夠有比較正確的認識。

千金小姐的『我做姐姐』是一篇很有趣味的自述。我們歡迎此類的文字。我們特別歡迎道地的中國文章和中國家庭生活，尤其是關於農村方面的，我們委實太少接到『泥土氣息』的稿件了，然而中國却是『以農立國』的呢！我們希望以後能多登幾篇解放區婦女生活的文字。

### 家中人

張丙昆先生——是湖北人，自小生長在內地，到過據說是從前人充軍都充不到的地方——川、雲、貴。很早（大概是在初中二）就在重慶的報紙上投稿，寫得並不好，却遭到很多人的忌恨，動輒得咎，這使我很氣憤。最近發表在『西風』『我的特寫』欄內的『文匠』便是因此而發，並不就是我的『自畫像』。當然也沒有說瞎話。

在內地，看到過多少奇形怪狀的學校，也會做過那種學校的學生。現在我自己雖不再享那種福，但卻有很多的感想『吐為快』，久而久之的，就不覺寫下了這篇『夢裏的春天』。我去年剛考上高一。

張書女士——今年二十三歲，北平人，多年流浪在外。抗戰前兩年來浙江，因為祖父及一部份家人早在滬杭一帶了。抗戰中輾轉浙省各地，故對浙地風情比故鄉更為了解深刻。勝利後回北平，滿以為可安享家園之樂，但好景不常，一家人又被炮火冲得東分西散，現在我又重回浙江。學業志趣偏重理科，去秋剛進北大醫學院，愛好文藝及音樂，然並不精。除原來的國語外，能操粗淺英語，流利的滬語，標準的粵語及浙方言，故陌生者頗難知我是那裏人。

剛如女士——一個正在大學唸書的學生，喜歡把寫作當做空閒時間的消遣；寫東西純粹是爲了興趣來了，毫無『靈感』成份。寄出去，倒真是『靈感』來了才會做。

雨非先生——我的家在湖南湘潭一個農村裏。家境不好，所以在縣立初中畢業後，祇能升入師範學校，享受公費待遇，現在肄業三年一期。想到畢業後，即將擔起『家』的生活的擔子，便不禁惶惶與恐懼。

### 家雜誌社圖書目錄

實用育嬰問答	黃嘉音江同輝	一元四
孕婦保養法	劉本立醫師著	七角
實用避孕法	郭東清醫師著	八角
怎樣教導子女	唐現之譯	六角
胎兒的故事	劉祖洞譯	七角
兒童訓導指南	江同輝	八角
黑孩子	黃朱綺譯	八角
魔窟	家社選編	一元
醫生對新嫖一夕談	張紫洞譯	二元
兒童的性問題	江同輝	二元
女性生理與病態	范存恆譯	八角
小兒疾病常識	江同輝	八角
嬰孩保育法	江同輝	八角
嬰兒日常生活	江同輝	八角
心理衛生十二講	吳棫輝	七角半
婚姻生活指導	葉羣	二元
三十八年食曆	方文淵編	四角
父母與子女	章牧夫編	八角
喜訊臨門	安鄉著	六角半
抗癆戰爭	余正行著	四角
少年生活指導	江同輝編	一元
從生產到育嬰	家社選編	一元
賢明的父母	家社選編	一元
美滿的家庭	家社選編	一元
四海爲家	家社選編	一元
提燈的女人	家社選編	一元
朝暉(小說集)	家社選編	一元
拾頭(小說集)	家社選編	一元

★照本社所定倍數發售

### 家合訂本

第一集(一至十一期)	六元
第二集(十二至十八期)	四元
第三集(十九至廿四期)	三元五角
第四集(廿五至三十期)	四元
第五集(卅一至卅六期)	四元





### 編者的話

上海解放了！全中國也接近解放了！此次的解放，在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與過去的中國婦女和家庭生活，都有相當巨大的變動，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在這解放的浪潮中，舊的封建的思想和制度將受到無情的衝擊和淘汰，新的健康的思想和制度將要建立起來。在這時代的潮流中，每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幼，都將受其洗禮和影響。我們必須準備接受新的和好的影響，拋棄舊的和壞的影響。

在新解放區中，有許多新的思想和觀念需要去理解，有許多新的學識需要去學習，有許多新的事物必須加以認識。我們自認過去在這一方面所做的工夫是不夠的，希望今後能在这方面多多努力。

家雜誌祇有短短的三年半的歷史。在過去，在思想和觀念上難免有不正確的地方，我們希望今後能在學習中力求進步。我們希望各方面的讀者們多給我們意見和批評，尤其希望從解放區來的讀者能夠多多賜稿，使「家」能成爲真正的婦女大眾和家庭方面的好雜誌。

## 解放後的家庭婦女

螢火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至今已將近半世紀的歷史，然而直到國民黨反動政權崩潰的前夕，婦女們依然是在層層束縛，重重壓迫之下生活着。因爲婦女解放事業是全人民解放事業的一環，在全人民沒有從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之前，婦女是無法單獨獲得解放的。現在，隨着人民解放軍的到來，全體人民得到了解放，婦女當然也從此可以翻身了！

但是在目前的階段中，一方面由於多數婦女自身缺乏認識與覺醒，一方面由於殘餘的封建思想與勢力還潛存在社會的各階層中，加以一切有利婦女解放的社會設施與生產事業尚未發展，所以距離婦女徹底與完全的解放還是相當遠。目前大多數的婦女還是蟄處於家庭的小天地中，依靠着男子過生活，家務繫住了她們的身子，兒女絆住了她們的雙足，沒有一點發展她們的個性與才能的機會。她們多數是未受教育或知識淺薄者，缺乏社會的覺醒，必須有人去啓發，引導她們，她們才會去爭取自己生活與人格的獨立。

然而在家庭婦女中也有不少是知識婦女，對於這些知識婦女，我們是有理由希望她們自動地覺醒（當然也有許多是已有覺醒的，但也許還缺乏行動的勇氣），認清時代環境，負起自己的歷史任務，徹底革除原有的資產階級與小市民的病態意識與劣根性（知識婦女大多數屬於這兩個社會階層），不驕傲，肯吃苦，勤學習，打開家庭生活的小圈子，去參加一切社會建設與生產事業，在學習與實踐中不斷的求取知識，經驗，技能的進步；一方面更領導、教育那些無知的婦女，幫助她們從家庭中解放出來，也去從事生產建設的工作。

但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過渡時期中，一切便利婦女就業的社會設施，如托兒所、公共食堂等既未普遍發展，如果家庭婦女到社會上去工作，家務和孩子交給誰去管理呢？這的確是件相當困難的事。然而我們決不可以此爲藉口而就束手裹足，靜待他人來替你設法。辦托兒所、公共食堂等正是我們自己的事（大規模的當然要由公家去辦，但小規模的我們是可以辦的）。如果我們善於支配工作與時間，並竭力把生活簡單化，我們是可以騰出時間來去做這種社會工作的；何況事實上家庭中儘有許多以裝飾、吃、玩爲日課的閒婦女。祇要有一部分婦女去從事這種社會化的家庭工作，就可以使其餘許多婦女釋去家務的繁累，而到社會上去。

新時代的女性是不怕困難的，有困難就得克服它。我們要獲得徹底完全的解放，必須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奮鬥！





## 夢裏的春天

張丙昆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雪萊

破紙窗外透進曉色，也鑽進寒風來。

丁芸無力地轉側，微一睜眼，扭身坐起來，不自禁的打個寒噤。抓起覆在身上的棉衣披上，惟恐吵醒了身傍睡着的余明，輕手輕脚地蹬着鞋子下床來。可是余明已經醒了，低聲問：

『芸，不再睡一會嗎？』

『這麼早，你怎會醒來？』丁芸且不答他的話，叮囑似地說：『莫把他也鬧醒了。』說時，順手向屋角一指。

余明朦朧地向那邊看去，八九歲的孩子小龍俯臥在歪斜了的小鐵床上，睡夢中的表情，似笑，又似哭。

『他變了。』丁芸自語說。

『誰？』

『小龍。』

『是嗎？』余明苦笑着，像有什麼話，要說又忍住了。

丁芸沒有注意到余明的神情，只顧嘖嘖着說：『早先小時都不這樣，自己會得做功課，興高采烈的；這半年就變了，要逼他，罵他，我生氣了才勉強做，也做不好，老是一個人偷偷的哭。問他，只說不舒服……也看不出他那裏不舒服……』

余明本來用手支着頭側身向外，這時他軟癱

地鬆開手倒在枕上。

『小孩子都是這樣的，偶然躲懶，說說他算了。』

『偶然？決不是偶然的。你上午上班，下午回來，中飯都不回來吃，你當然不曉得……我總怕他在學校裏……這些鬼家務事，纏得我分不開身，一天到晚打經濟算盤……』她說着，忽然想起什麼，『哦，還沒有告訴你，幾時發薪水？錢又用完了。』

『又用完了？』余明驚訝地問。

『嗯，』她在床沿坐下來，意識到有些冷，一面穿上衣服，把鈕扣扣好。『三五天買一回來，還是些素菜，再……再也儉省不下了……』

余明打個呵欠，伸個懶腰，拉拉了芸的手，『儘說這做什麼？過一天算一天，』他再拉拉她，『再躺一會兒吧，這麼早。』

這個『早』字提醒了丁芸，她忙向窗外一望，天都大亮了，不過依然是陰沉沉的。她慌忙站起來，替他蓋好被。『好好再睡會吧，我要去發火了。』

他拉住她。『發什麼火？不發火，睡覺頂要緊。』

『不發火你們父子倆吃什麼？老的要上班，小的要上學，總不能餓着肚子去。』說時，正待

走開，余明還不鬆手。

『替孩子想想吧！』甩開手匆匆走了。

余明望着她的背影漸漸消失，楞了好久。聽見劈劈柴火的聲音，聽見擦洋火的聲音，聽見搗火的聲音，聽見丁芸給煙子弄得咳起來；他搖搖頭，重復睡下。

望着爐子火熊熊地燃起來，丁芸扔開火扇，掠掠頭髮，火光照得她貧血的面龐也泛着紅色。滿屋都是煙子，呀的一聲打開了門，在侵向屋內的冷氣中挺立着，初冬的清晨是滿目荒涼，怪令人悵悵的。遠近的山都浸在灰藍色的霧罩子裏，若隱若現；枯樹蔓藤，遠遠望去就彷彿是些妖怪，張牙舞爪地立在那兒。田坎路靜靜地躺在眼前，看不到荷鋤而行的莊稼人，也看不到唱着山歌的牧牛娃，只偶然一兩個鄉裏人挑着担子往城裏走。山城的輪廓，天氣晴朗時本可看到，這時只能聽到從那面傳來的低微的都市的晨奏曲。

她回頭望望，爐中的火已燃得很旺了。走過去添了兩個煤球，放上鍋，倒進水，預備煮泡飯。

她看上去三十上下的年紀，面色黃黃的，並不漂亮，看不到塗脂抹粉的痕跡，臉上已顯出了給生活壓榨出來的皺紋。頭髮剪齊耳根，兩隻理應是白嫩的手可粗糙得和老媽子的手沒有兩樣。雖然也受過高等教育，有過燦爛發光的童年，有過希望，有過決心，做過些什麼……可是現在，除了燒飯洗衣，籌劃油鹽柴米之外，丈夫便是最大的安慰，兒女便是最大的希望。

『做人是苦的，尤其是身為一個女人。』現在，她開始相信這些以前曾經是不屑於聽

開的老話了。

到底是冬天了，手冷得有點僵硬，不時在爐邊烘着。鍋子裏的飯咕咕地響了，這又想起還不會梳洗，揭開鍋蓋攪動一下成塊的隔夜飯，然後去打臉水。

余明已經起來了，正拿着熱水瓶往臉盆裏嘩啦啦的倒着，見她進來，笑笑說：

『太太，請洗臉。』不等她回答，扔過一條手巾給她，就拿着水盂去盥漱口。

她接過手巾，放進臉盆裏，手浸在水裏，許久都不動一動，這樣，她覺着要舒適些。

『泡飯好了。』余明用鍋鏟在鍋裏攪着，一面說。

她揩一把臉，趕緊跑出去。『哪有那麼快？你莫搗亂好不好？』

於是他進去洗了臉，漱了口，把小龍叫醒。

『小龍，小龍！』

『吃飯了，放乖些，起來吃飯。』

『我不吃飯。』

『不吃飯可也得上學去。』

『爸爸！』

『起來，來，快把衣服穿上。』

『爸爸！』

『什麼？』

『我……我不上學了……』

『怎麼？不上學了？』

『我不喜歡上學。』

『爲什麼？』

『先生兇死了。』

『一定是你不用功，不聽話。』丁芸再也耐不住了，扔下鍋鏟進來，大聲說：『這麼晚了，還不肯起來……又發懶，又貪玩，怎麼得了啊！』

『芸，別說他了，』余明幫着他穿好衣服，『快去洗臉，等會飯好了，我們可不等你。』

小龍委屈地去洗臉。

這一頓早飯吃得真乏味。

『好好唸書。』余明叮囑一聲。

丁芸若有所失地望着他出去。

老實說，小龍實在不明白上學有什麼好處，那麼兇，兇死人的先生，那些專會欺負人的同學，那些莫名其妙弄不清楚的書本……他想起來了，今天要把週記交上去，可是他還差幾天的沒有記好。本子才發下來三天，就要……還是快點走，早點到學校去，在上課前把它趕起來好了。

想着想着，脚步便不覺加快了，在田坎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

天陰暗得厲害，因此他也不曉得現在是早呢還是晚。看樣子是要下雨了。

還沒有走近校門，他就聽到扯直了喉嚨唱國歌的聲音，他下意識地縮住腳遠遠地站住。

『怎麼辦呢？』

他站在那裏發楞，他實在不敢向裏去，可也不敢往回走，這種情形是他從未遇到過的。他只是呆着竹籬笆內用茅草蓋的校舍。從籬笆外也可以看到站在屋前草坪上升旗的同學，還有那些拿

着鞭子的先生。一個穿着長衫的先生向外面望了一眼，他生怕那先生會看見他，退縮着背過身去，老遠的又瞥見余明在大路上往進城的方向走，只要一斜眼，也準會看見他。他更加慌亂了，轉過身就往岔路上跑，跑，死命的跑，跑得斜背在肩上的書包隨着身上下跳，跑得喘不過氣來，跑得連他自己也有點不清是在做什麼。跑出來老遠，才停下來，定睛看看，却已經跑上了學校後面的小山，山頂上有一個快要倒坍的碉堡，石板路傾斜着歪扭着向上伸去，路邊的發着黃褐色的衰草比他的人還高，枯樹的桠枝在頭頂伸張着，四週寂靜得聽不到一聲鳥或是蟲的叫聲；一陣風吹過，草和樹都簌簌作響，這情景把他嚇得比

見着學校裏的先生還要害怕。

他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然而又哭不出來。他想起童話故事裏的一些傳說，狐狸，老虎，吃人的妖怪……他不覺顫慄起來，手與臉，都給風吹有些木木的。

『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

後面有個響亮的聲音，唱着，越來越近。

『人道的……』還在唱。

小龍怯怯地回頭望望，走過來的是孩子們最

怕的瘋子，他頭髮雜亂的向上豎起，穿一件破棉

大衣，但很有精神，一步一步地走過來。

他用手摸摸書包想跑開。

『小弟弟，沒有上學嗎？』

奇怪，這是誰呢？說起話來和阿媽不發脾氣

的時候一樣。回頭望望，還是那個瘋子，含笑站

在身後。



他又轉過身想跑。

這回用手搭住他的肩膀，『小弟弟，別怕，告訴我，怎麼沒有上學？』

他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瘋子，這樣的瘋子又有什麼可怕呢？想跑的意思是漸漸的少了，瞪着眼睛在瘋子的臉上找出點異樣來，看了很久，一點也找不出，却忍不住問：

『你……你要做什麼？』聲音裏還有些發抖，嘴唇蠕動着。

『小弟弟，你還怕我嗎？』

『不怕！』他的胆子壯起來，『可是，他……』

他們說……都說你是……』

『是瘋子？哈哈！』

這一笑，可把小龍給笑糊塗了。他想，說你是瘋子有什麼好笑的？

瘋子攙着他的手，在地上坐下來，怕他冷，讓他坐在自己的膝上，這樣，小龍只要一仰身便能在他的懷裏了。

『你書包還背着，是來上學的，怎麼還不到學校裏去？』

『不喜歡去。』小龍臉紅了。

『不喜歡？為什麼？上學不好嗎？』

『先生兇死了。』

『他喜歡罵人嗎？』瘋子淡淡地問。

『還打呢。』說起來小龍真有一肚子委屈。

『只要你犯規，只要……』

『他總以為你不好。』

『做先生的會這樣不講理？』

這問題小龍就回答不出來了。仔細想想，就彷彿是有些不講理似的。在隊伍裏，稍稍動一動

，他就說是擾亂秩序，本來囉，人，又不是木頭

『你有好朋友沒有？小弟弟。』

『誰呀？』

『同學裏面。』

『同學呀，儘會欺負人，』他敲着嘴說。

我帶了餅乾去，他們，他們就跟我要好，餅乾完了，阿媽沒有買，他們就……』

『你可以和級長說，再不，告訴老師去。』

『級長有時候幫我，有時候也欺負我。』

『他什麼時候欺負你？』

『那天……那天他要那張畫片。我，我不給，他說，你要小心點。』

做級長的像這樣就該加倍處罰，你們先生罵他沒有？』

『鮑先生就是他阿媽。』

『……』

『你，你怎麼不做聲？』他掉頭看見瘋子的眼睛出奇的黯淡起來，吃驚地問。『你看見什麼了？』

『所以，』瘋子摸摸頭髮，『你就不喜歡上學了？』

『……』

『你，你怎麼不做聲？』他掉頭看見瘋子的眼睛出奇的黯淡起來，吃驚地問。『你看見什麼了？』

『所以，』瘋子摸摸頭髮，『你就不喜歡上學了？』

『……』

『你，你怎麼不做聲？』他掉頭看見瘋子的眼睛出奇的黯淡起來，吃驚地問。『你看見什麼了？』

『……』

『……』

在小龍眼中，這瘋子終究還是有些古怪。他又想到了那些哭喊哪吃泥土罵人打人的瘋子了，這人會不會那樣呢？他凝視着瘋子的臉，想站起來。

『小弟弟，』瘋子用手攔住他。『我問你……』

『什麼呀？』

『要是沒有那樣的先生。』

『怎麼？』

『沒有那樣的同學。』

『……』

『你，你喜歡上學嗎？』

『那有什麼不喜歡。』

『那麼你就不討厭唸書了？』

『一定不，我……』他很不好意思，『我一定用功……』

『真的？』

『真的。』

『大家都對你好，你也……』

『先生不罵我是蠢豬，同學不笑我是窮骨頭，他們都跟我說……不是在那個鬼學校裏，』他仰身躺在瘋子的懷裏，『就在這裏，都是青草地，開些紅的花黃的花……』

『你們一起唱歌，一起……』

小龍的眼睛漸漸模糊起來，『他們都是童子軍。』

一些片段的念頭佔有了他的頭腦和心靈。當他的目光逐漸清晰，他看到一些奇異的事。

★

數着手裏的錢，丁芸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就是所有的現款了，買不到半斤肉的錢，可還不敢隨使用去了。

她想起余明上班前對她說的：

『芸，中午我回來吃飯。』

『為什麼？不在機關裏包飯了？』她吃驚地問。

「昨天滿一個月，我就退了伙。」

「何苦有那幾個錢呢？路又遠，不管天冷天熱，身體會受不住的。」

「你當我還是那樣不中用嗎？放心吧，」他故意大笑起來，「再說，多少省點錢，也好多給小龍買幾次餅乾。」

「那麼——你今天就回來吃了？」

「當然囉，好，回頭見。」他圍上圍巾，把帽子戴得低低地，拉開門衝出去，一陣風把一些落葉捲進屋裏來。

「茶可是一點都沒有了。」她繼續想着，「買也沒地方去買，後天才是趕集的時候……」後園裏還有點老白菜，就去弄來湊合一頓吧。於是她順手把錢往枕頭下塞去，手却觸着另一樣東西，抽出來看看，是小龍的小學校送來的一封信，日期是兩天前的。匆匆看過一遍，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看一遍，逐字逐句的看過去，那上面這樣寫着：

「查貴學生余小龍天資愚鈍，且習於怠惰，無心向學，屢戒不悛，特此奉聞，望深加注意是荷。此致  
費家長

立人小學訓導處啓

看完，也忘了放下那封信，依然拿在手裏，只覺着有些暈眩，手脚也有些發冷，兩眼冒出金花來。她下意識地感覺到貧血病又復發了，趕緊躺下來，闔上眼，一陣心慌意亂，却又流下眼淚來。

這樣茫然地過了好久。

余明與高采烈地跑進來，連聲喊道：「芸，

芸，看，看這封信……現在……」說時，把一疊很厚的信擲給她，「現在應該相信了吧？」

這是真的嗎？

小龍開始懷疑了，因為他看到了這樣的令人驚異的事。這週週變成了如茵的青草地，開遍了紅的花，小山頭上的碉堡早已不見，却有一座精美的校舍立在那裏，更奇怪的，同學們都在，在唱歌，在跳舞，穿着一樣的衣服，才好玩呢。

忽然，他們又不唱了，轉過身來向着小龍，那最兇的級長走在前面，向這邊走過來。

「余小龍，余小龍！」他們都在喊。

小龍緩緩地站起來，那瘋子却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們都來了，穿得那麼好，小龍現在是既羨慕而又害怕。

「余小龍，你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他們走近小龍身邊，好意的問。

「你們，你們不上課了？」小龍紅着臉吃吃地。

「功課表重新排過了，現在是「唱遊」，你怎麼不來？當心先生會算你缺席的。」做級長的鮑文杰拍着他的肩，完全改變了以前的又狠又惡的樣子。

小龍正想說，我還沒有制服哪，低頭一看，自己身上竟也穿着和他們一樣的新衣了，這更使他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但終於也加入了他們的一羣，高高興興歡歡喜喜地唱起來，跳起來。在草地上打滾，在花叢裏捉迷藏，在先生那裏搶畫報看，連高掛在天空裏的太陽也看得發笑了。

最興奮的，怕就要算是小龍。他忘了一切：

蠢豬，窮鬼，逃學，打手心，開夜學，級長，鮑老師的兒子……這些，他再也記不起了。他也不再恨學校，不再恨讀書，不再說先生兇死了，也不再說同學壞死了。他再也想不到平時莫名其妙的前阿爸阿媽為什麼不送他到這裏來，他更在深深地懊悔自己為什麼不用功。

春天永遠是孩子們的。

丁芸還不明白余明的意思，而且奇怪他為什麼回來得這麼早。因問：

「怎麼回事呢？這……」

「你看信好了，你現在應該相信我的話了，假使當初我和你打賭，你更沒有話說了。」

「你今天怎……」

「先看吧，」余明攔住她。「你天天想念，天天記聖的，怎麼反又漠不關心了？」

她拿起那封信。「這是小龍的信嗎？」

「你看看就曉得了。」余明走到她身後，含笑說。

於是她展開信紙，心弦頓時緊張起來，手也在微微顫抖。

「父親，母親：當您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在終日嚮往的新大陸上了。……」那封信這樣開始。

「小龍去留學了？」

「還會是假的？」

「怎麼事先也不來一封信？」

「事先，他連學校裏考試的事都不敢告訴你，考了八十分，還怕你要說他不用功。」余明目

已倒一杯開水呷着。「從九歲那年起，他一直就怕你，現在不在了……」芸，你說是麼，小龍終究是小龍，我的話就是真理！」

丁芸拿着信，急待看下去，却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那熟悉的筆跡在她眼前跳躍。

余明還以為她已看完了，撫着肩問：

「再過兩年，你要享小龍的福了。」

這一句話把她弄得眼圈發熱，鼻子一陣發酸，抬起手來揉揉眼，淚眼中看見自己消瘦的背脊，骨骼突出的手，說不出是種什麼滋味，總算沒有枉為兒女做牛馬，肩頭也像鬆了許多。但轉而想到活一輩子，就只為這，怎麼也不甘心，淚便又簌簌的落下來了。

「這是何苦呢？別又弄壞了身體。」余明關切地要替她拭乾眼淚，她覺得分外的不受用，一橫心一扭頭躺在床上，只聽得余明還在一聲聲的喊：

「芸，芸！」

她用手蒙着臉不理睬他，余明索興跑過來搖撼着她的身子。「芸，芸，醒醒！」

她詫異地抬起頭望望，手裏還拿着那封信，立在身旁的也還是余明，但是神情和先前完全不同，再看看手裏的信，還是立人小學送來的那封，這才明白自己不過在夢裏空歡喜了一場。

「芸，這樣躺着，被子都不蓋，當心會招涼……」

「哦，你下班了？」她慌忙站起來。「該死，我火還沒有弄起來，飯都沒有吃的。」

「忙什麼？」余明拉着她。

「你下午還要上班。」

「放心好了，太太，我早替你代勞了。」  
「算了吧，莫又把廚房裏鬧得煙塵斗亂的。」

「這封信你看到了？」

「……」她要說話，彷彿喉頭梗住了說不出來，嘴脣動了幾動，忍不住要流下淚來。

「小龍呢？還沒有放學？」

「誰曉得他的。」

「往天是不是該這時候回來？」

「往天早該回來了。」

「那麼……」余明沉吟道，「他到那裏去了呢？」

「準是受罰不許回來。」

「我去看看去。」余明抓過帽子戴上。「你歉歉吧。」

「由他去，餓死凍死也活該……」她伏在枕上抽咽着。

「不要這樣，白白氣壞了身體，錯不在孩子，只怪你盼他的心太切了。」余明坦率地說。

「錯？本不是孩子的錯，就錯在你，你憤壞了他……還……還不把信給我看，始終瞞着我……」

「爲什麼不把信給你看？偶然忘了……還是找小龍要緊，你怕餓了，先弄來吃好了，回頭見他……」

他把身子投進寒風裏，她傷心地把臉面浸在眼淚裏。

★

「小弟弟，小弟弟！」

小龍正玩得起勁，不耐地揉揉眼，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精美的校舍，如茵的草地，可愛的同學，可敬的先生，唱歌，跳舞，畫報……什麼都沒有了，石板路的兩旁依然是高高的蔓草，頭頂依然是張牙舞爪的枯樹，小山頭上依然是引將倒坍的欄壁……他再回頭望望，自己還坐在瘋子的膝上。瘋子正在一聲聲的喊出，一陣陣的白霧從他嘴裏冒出來。

「小弟弟，你睡得真熟，天這麼冷，怕要下雪，我送你回去好嗎？」

小龍這時也覺得自己的手脚全都凍僵了。緩慢地站起來，總像失掉了什麼似的不快意。他再去揉他的眼睛，却再也看不到那些紅的花，聽不到那些歌聲了。

隱約可以聽到山脚下小學裏唱散學歌的聲音。

瘋子哼着「熱血」，攙着小龍的手向山下走。

「你的家在哪裏？小弟弟。」瘋子站住了問道。

「那邊，」小龍看一看四週的情形，用手一指。

「那麼從這邊走吧。」瘋子回過身，緊緊地握着小龍的手，向下面走，他們的背影在高處反更顯着高大，風呼呼地奔嘯着。

★

余明匆匆走到立人小學，那裏已經沒有一個學生，顯得特別冷靜。他走進辦公室，一個滿臉疙瘩的女人正挾着兩本書往外走，看見他闖進來，尖聲問道：

「喂，找那個？」

「請問，余小龍是不是已經回家了？」  
 「那……班的？他沒有回家嗎？」  
 「到現在還沒有回去，——他是在五年級，所以……」

「這是級任先生的事。」那女人說了就想了事。

「對不起，麻煩你，實在……」

「你這個人真囉嗦，連這也弄不清楚。」

「麻煩你問問……」余明忍住一肚子氣。

「我去看看點名簿。」她走到一張寫字樓前，在了一本小冊子上隨便翻着。看到一處，眉毛一揚，像發現了什麼。「諾！今天上午他根本沒有來。」

「哦？」余明走過去看那小冊子，余小龍的名字下確是打着一串缺席的記號。

「哼，要不是這裏有憑有據，還曾向學校放賴呢……像這樣的家長。」那女人拍的吐一口痰，咕噥着跑出去。

余明頹喪地走出立人小學，他不知道小龍為什麼沒有到學校來，他也不知道該往哪裏去找，他才子在堅硬的田坎路上。

★

★

「你真好，」小龍忽然對瘋子這樣說。

「好？」

「嗯，像高先生一樣的好。」

「高先生是誰？也是你們的先生嗎？」

「嗯。」

「還在教你們嗎？」

「要是高先生還教我們就好了。」小龍想起了高先生的一切，甚而至於一言一笑，一點也不

覺模糊。日子久了，這記憶在他的腦子裏，非但沒有褪色，反而更加鮮明。

「爲什麼他一直教下去呢？」

「我不曉得，有人說他跟校長還有那些先生們吵了架。」

「吵架？怎麼吵起來的？」

「他們說他對我們學生太好了。」小龍把手放到嘴邊，吐出熱氣呵着，他的手指早就給凍得麻木了，失去了知覺。

天更加陰暗了。

走到岔路口上，瘋子問小龍：

「你往哪邊走？」

小龍指着右邊。「那就是我的家。」

「很近的，我不送你，我和你不同路。」瘋子用手掠掠頭髮。吐着白霧。

「你走了？」小龍一張口，也吐出白霧來。

「下午到學校裏去，莫再像這樣了，」瘋子握着小龍的手。「做個好學生吧。」

「Bye, Bye。」

小龍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喂，你過來。」

「做什麼？」

「來，我跟你說。」

「什麼？」瘋子走到他身旁，俯下身去，小龍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就帶笑帶跳的跑了。瘋子回味着這句話，狂笑着，大踏步向反方向走去，嘴裏唱着：

「不怕那，關山千萬重，

幾千年的化石，結成了……」

原來小龍對他說的是：「你一點也不瘋。」

在進城的路，余明打量着稀落的行人，但還是很快地走着，他已經決定去登報和報告警察局了。

### 胸部萎癯如何補救

編輯先生：

我是原來體格尚稱強壯的女子，胸部發育也好。自從去歲春天，產一小孩之後，於前二個月斷奶，至今胸部漸覺萎癯，未知是何理由。下列幾點請代爲解答：

(一) 胸部萎癯，對產第二個小孩時，哺乳有否困難？(去年產孩後，奶水甚多。)

(二) 有否補救辦法使其和以前一樣？

(三) 據說有一種油膏可搽，此種油膏叫何名字，及何處有售，是否有效？

(四) 上海有醫治此類病症之醫師嗎？

上述問題，望在下期中刊登解答是荷。此請  
 撰安  
 凌佩英謹上(上海)

佩英女士：

哺乳時期，乳腺膨脹，而斷乳之後，乳腺暫停活動，所以兩相比較，胸部似乎是萎癯了些，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再度懷孕，乳部自會逐漸膨脹起來的。

(一) 如果沒有病態，而且營養良好，則生第二個小孩子，哺乳當無困難。

(二) 如欲胸部發達，可用運動胸肌和按摩胸部兩種方法。但這都須有專門的指導，才能收效。

(三) 美國有一種油膏名 Paraffin，搽後確可收暫時之功效，但是此種油膏價錢很貴，又須大量應用，而且用後可能有月經量增加和性慾高漲兩種反應，而效驗是暫時的。上海出售處不明。

(四) 不知。

家編輯部



# 怎樣養育早產兒

畢承禧

先來講一點早產兒的性質，然後再來討論養育的方法，那就容易多了。

凡是未足月生出的嬰兒，或是足月生，而體重不滿五磅（二千二百克），或是身長不滿十六吋（四十公分）的嬰兒，統稱之為早產兒。他的特性是：皮膚薄而嫩，可以透見血管，容易擦破而出血。骨骼軟弱，因為鈣質的貯藏不夠——嬰兒在母胎時，百分之六十的鈣質，是在最後三個月內吸收的——尤其容易發生軟骨病。血管壁脆薄，而且血裏的凝血酵素元的濃度不足，極易出血——這是最嚴重的問題。鐵質的貯存也不够，並且，紅血球破壞後的鐵質——常人的紅血球，也祇能生活約三四個月——不能利用來製造新的血球，因之造成嚴重的貧血。胃腸發育沒有成熟，所以，消化吸收的能力薄弱，容易發生營養不足，影響到發育生長。對疾病的抵抗力極低，稍一不適，就容易發生嚴重的病症。體溫不規則，因為體溫調節中樞（在延髓裏）發育還沒成熟，體熱的產生和放散能力薄弱，所以，過冷過熱，都能影響健康。

這樣說來，早產兒既然是如此嬌嫩易病，那麼，應該怎樣養育呢？很多人以為，早產兒是不易養活的。不錯，早產兒的確不易養活，但，祇要父母是聰明的——其他家人也包括在內——能

够和醫師緊密的合作，早產兒大部分是可以養活的！

早產兒易患軟骨病，上面已經說過，所以，應該在食物中加入充分的鈣質和維生素D，而且，它的用量，應該比足月兒多二三倍。——最好是給予多種維生素，使效力更顯。

早產兒的血液總量，比正常兒少，而血球和血色素是一樣的。可是，工作却煩忙多了，並且極易出血，使血液更不够應用了。輸血（最有利益），肝臟製劑、鐵劑、維生素C（可防止血管脆裂）、維生素K（可增加凝血酵素元，以防止出血）等，可以預防出血和貧血。但，這些都要經過醫師的指示，才能應用。

在起初幾年內，早產兒的抵抗力極低，簡直不能抵抗任何疾病的侵犯，尤其對呼吸道的傳染病，更是敏感。所以，着涼對早產兒是一件嚴重的事。聰明的母親，別讓任何人接近嬰兒！即使是父親，或是極親的親屬，也不可讓他們接近。雖然，他們的外表是健康的，而且是極愛他的，但是，爲了他的安全起見，不得不這樣做。幼小的哥哥姊姊們，不可和他在同一室內，更不可接近他。天氣寒冷時，應該把他隔離一室，祇准一人專負看護的責任——通常是母親負這個責任的——其他的人，即使是父母，也不准進入他的臥

室。當她接近嬰兒的時候，應該帶上口罩，以免呼出的氣，吹入他的口鼻內。口罩的做法很簡單：把紗布摺疊成四或六層厚，寬度以足够包住面頰和下巴爲準，把四邊縫起，每一角上縫一根帶，然後在頭後打個結，就成了。在更換尿布或餵食的前後，別忘了洗手！夏天的時候，嬰兒的床上，應該用蚊帳，以防蒼蠅蚊子的叮咬。

假使有着涼，瀉肚或者發熱等輕微的症狀時，應該毫不猶豫地，立刻請醫師來診察；而且，應該詳細詢問醫師各種問題，以及給藥、看護等方法。最好，嬰兒自己有一只體溫表。這只體溫表，應當插在一只小的玻璃瓶裏，瓶底墊一層薄的棉花，再盛大半瓶百分之七十的酒精——自己不會做，可以向醫師討——瓶口用橡皮膠布封住。中央開一小口，以便插入體溫表，這樣可免灰塵落進去，而且，可以減少酒精的揮發。用的時候，先把體溫表擦乾了，再在表頭上蘸起凡士林或油，然後插入肛門內，不要太深，用手扶住，小心落出。五分鐘後拔出，看表上指示的地方，就知道體溫有多少了。然後再把體溫表擦淨，仍插入玻璃瓶裏。標準體溫是攝氏三十六度到三十七度（華氏九十七度到九十九度），同時，衣服內的溫度也要測量——最好是攝氏三十二度（華氏九十度）。

前面已經說過，早產兒的體溫是不規則的，極易受外界溫度的影響。外界溫度高了，他的體溫也高；外界溫度低了，他的體溫也低。太熱太冷，都是不適宜的，所以，應當要時留意他的體溫。每天應該測量幾次。可是，記住，當心着涼！每二天一次，用油類（橄欖油，甘油，或者



流動石蠟)塗抹全身——一則可以保存體溫，二則可以保護皮膚，預防病菌的侵入——然後再用消毒棉花裹起來，祇露面部，外面用兜布包住，再把絨毯裹在外面，於是，放在四面有襯墊的臥籃裏，四周用熱水袋圍住——夏天可以不用，但視情形而定——睡眠的姿勢，應該時時變換，四肢不可束縛，讓它自由活動好了。尿布，最好用消毒過的紗布棉花做，或者用極柔軟的布做。嬰兒的抱襦、兜布應該溫暖而舒適，式樣可以隨意，但要穿脫容易的。一件薄的，背後結帶的法蘭絨罩袍，很值得採用，因為它具備這些條件。別穿得太厚太重！別讓衣服把頭蓋住了！

洗澡是可以的，但要等到嬰兒的體重有七磅(三千克)以上的時候。洗浴時，門窗要緊閉，房裏要暖和，水要溫暖，最好稍帶點熱。肥皂要用軟肥皂或香肥皂，千萬別用藥水肥皂。洗浴的時間，不可長，大約十分鐘已足夠了。洗完後，用軟布輕輕的吸乾——注意，不可擦——再全身塗一層油，然後穿上溫暖的衣服，包得好好的，於是，抱上床去，再給以溫暖的水喝。如果發現身上有疹子，搔痒或者紅斑，應該立刻就醫。最好，母親揀一天中不覺疲乏，而且精神愉快的時候，才給嬰兒洗浴。

嬰兒到六七月之後，每天可作三五分鐘的日光浴。起初先露頭部，然後兩脚，兩腿，上臂，胸部等，依次露出。慢慢大了，時間也可漸漸加長，但，總不要超過二十分鐘。記住，當心太熱，或受了涼！新鮮空氣是不可少的，嬰兒房裏的空氣，應當流通，可是，別讓風吹到他床上！要時時用窗簾門簾布調節房裏的空氣和光線。天

冷的時候，房裏要生火爐——炭盆不可用——放一盆水在爐上，使空氣不太乾燥。天熱的時候，也要放一盆水在房裏，以調節空氣的濕度。房內的溫度，最好能經常維持攝氏二十六度到二十九度(華氏七十九度到八十四度)。

早產兒的營養，是最重要不過的，也是最難應付的。他吸奶的能力很弱——七個月的早產兒，自己不會吸奶——所以，哺乳的方法，也和平常不同，奶的性質和數量，各兒的需要不同，這要由醫師來指導，這裏不過講個大概而已。母親把奶擠在乾淨的杯裏，每四兩奶，加一湯匙「乾酪酸鈣粉」(Calcium Caseinate Powder)，調和了。餵的時候，先把奶加一半水沖淡了，然後煮沸，稍涼，於是用滴管，滴在嬰兒的舌背上。最初幾天，每三小時一次，每次約八十滴，日夜不停——七個月的早產兒，每日吃三兩——慢慢增加，過兩星期，加到六兩；過四星期，加到九兩——增加滴數，而減少次數，減到每天四五次。等到能自己吸奶了，於是，改用奶瓶餵他，再大點了，可以抱他到胸前吸。水，可以隨時隨意餵他，但，每天至少要餵一千五百西西。早產兒必需要吃生母的奶！實在不得已的時候，才改用人工營養。

最初幾月，愈少抱他愈好，讓他躺着好了。除了換尿布，量體溫，餵奶的時候驚動他之外，其餘的時間，別跟他玩、逗他笑、或用新奇的東西引他。直到他能自己坐起來，自己動作的時候，再逗引他不遲。睡着的時候，別叫醒他，即使到了吃奶的時間，也不要叫醒他，讓他自己醒了，再餵他好了。

嬰兒用的東西——包括滴管、奶頭、玻璃杯、漏斗、奶瓶等等——飲的水，在用之前，應該煮沸十五分鐘，用過後，用肥皂和水，仔細洗淨。然後涼乾，放在櫥內，或用布好好的罩蓋住。換下的尿布、衣服、被褥等，也要仔細洗淨煮過。

早產兒跟足月兒一樣，也需要母愛。母親在換尿布、洗浴、或餵奶的時候，對他作愛的表示，使他精神上得到溫暖，他就很快會懂得笑，會學說話了。

假如父母是聰明的，而且能聽從一位有經驗的小兒科醫師的指導——千萬別聽信無知識的人的話，有經驗的母親們的話，也不可完全相信，因為，她們的孩子，都是足月的，她們對早產兒，可以說完全沒有經驗——照醫師規定的時間，作定規的檢查。早產兒的發育，可與足月兒一樣的完全，一樣的強健，也許，更要聰敏伶俐些。英國的大物理學家牛頓——他是七個月的早產兒——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 丈夫精虫死亡

編輯先生：  
 謝謝您四十一期的答覆！您問我丈夫，檢查精虫的情形。那是在一家私人婦科醫院檢查的，精虫離不到二分鐘就到實驗室，據醫師說已死亡，所以不是保存不好。同時丈夫沒有淋病和肺結核，至於其他原因，據說生過「驚風」和「乍」，不知是否與此有關，那麼應該用什麼方法去醫？能否醫得好？仍請指示。讀者玉梅上(上海)

玉梅女士：  
 「驚風」與精虫死亡無關。「乍」即腮腺炎，這可能與精虫死亡有關。您的丈夫既有精虫，則可能有治好的希望。至於怎樣醫治，這得請醫生診斷後才能確定。  
 家編輯部



## 生路？

令和

潘德懿提着菜籃，懷着焦慮煩惱的心情回到家裏。今早她帶了五千元金圓券到小菜場去。對於今天打算買點甚麼菜蔬的問題，離家之前就頗費躊躇。雖然跟魚肉久已絕緣，但吃素菜也得變變化化，總不能每天刻板地專吃青菜豆腐呀！最近這幾天連番茄，捲心菜，春筍之類都不敢問津，於是可供她選擇的範圍越來越縮小。夫妻二人加上三個孩子，五口之家每餐一湯兩菜總不能再少了。有時她預先計劃好買點甚麼菜蔬，怎樣搭配可以比較可口一些，但問價之後往往將她的計劃全盤推翻，於是最後她決定不去白費心思，反正不管買甚麼，祇要能配成一湯兩菜就成。

今天一問價錢，把她嚇了一跳！平常蔬菜的價格，平均每天上漲一二成。今天豬肉突然由每斤八千元跳到一萬六千元，一般的蔬菜，普遍地漲了五六成。這五千元究竟買甚麼好呢？她真有點茫然！孩子們都很懂事，知道體諒父母的艱難，從沒有嫌菜飯不好，而食不下嚥的時候。然而質雖不在乎，量却要多點。有時菜少了點，兩碗飯不會吃完，菜却像風捲殘雲般地一掃而光。德懿看着孩子們不響地吃白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因此現在她不能其他的選擇，祇好選最便宜的菜買了，因為這樣在數量上還可以多一點。今天所買的蔬菜，不但種類減少，連數量也減少了，不管怎樣配法，祇能有一菜一湯，或二菜

無湯。她看着這點不足一飽的蔬菜，真是百感交集。她不僅因生活的煎熬難過，使她焦慮的是最近的將來怎樣活下去的問題。她的丈夫孫士熙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待遇雖然時常調整，但以物價折合起來，等於收入越來越少。照理丈夫是一家的供給者，收入不夠維持家用，應由他負責，至少做太太的人用不着這麼獨自焦慮。然而她的丈夫是個純粹的學者，雖然學識豐富，人品高尚，但沒有弄錢的本領，除了每月安分守己地領那點菲薄的薪俸外，一點沒有其他生財之道。這年頭專靠薪水怎麼能養活一家人呢？難怪德懿那麼着急憂慮了。

如果說一個男子娶了一位賢德能幹的太太是福氣的話，孫士熙可以算是世上最有福氣的人了。他是一個書獃子，除了讀書之外，沒有任何嗜好。他雖是研究科學的，但對文學有很深的修養和愛好。他最喜歡作詩，填詞，或寫點小品文，短篇小說之類的東西。自從結婚之後，飲食起居都有太太招呼，生活非常舒適安定。因為太太精明能幹，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條，使他沒有內顧之憂，因此他可以全副精神用在他的學問事業上。他每月領到薪水後，照例分文不動地交給太太，由她全權支配。事實上，除了車錢和理髮費外，他自己幾乎不用一個錢；吃的，穿的，用的，太太都給他預備好。不知是因為太太能幹，體

貼得太周到，一切都不用他操心，所以養成他這種習慣，還是因為他天性疏懶，自己不願做這些事，於是太太不能不替他做？總之連他的襯衫，襪子照例都是太太替他買。有一次太太對他說：「士熙：你的那條領帶實在舊得不成樣子了，那天下班時順便去買一條新的吧！」你猜他怎樣回答？

「我生平最恨買東西，選擇起來太麻煩，還是請你偏勞代辦吧！」

「我怎知道你喜歡甚麼花樣，顏色？」

「祇要是你選擇的，我沒有不滿意的。」  
做西裝，買皮鞋，需要量尺寸，試大小，總得親自出馬吧？士熙也有他的辦法。遇到這種時候，他總拖着太太同去，他試好買妥之後，由太太付錢。所以他的身上除了車費外，簡直用不着帶錢。

在抗戰以前，公教人員的待遇雖不算豐，但維持生活是絕不成問題的。因為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而且物價穩定，所以家庭的收支，儲蓄都能有預算，有通盤的計劃。士熙和德懿的生活簡樸，那時又沒有孩子，所以不但過着簡單舒適的生活，而且每月都可存儲起一筆固定的數目來。因此在那個時代做主婦是清閒省心得多的。

到了抗戰時期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幣值一天天低落，生活一天天清苦，於是主婦的責任就一天天地艱巨。以有限的收入要應付上漲不停的開支，德懿真是煞費苦心。有時士熙看見德懿工作得那麼辛苦，真是衷心地感激而且愧疚不安。但他並不是不負責任，不想辦法，實在是想不出辦法來。他天生就是那種人，在任何環境裏仍

是他書生本色，不改初衷。如果生活安定，環境容許他專心研究，他在學術方面一定能有很大的成就和供獻。但他偏偏生在這個時代裏，於是就成了「一般人所認為最沒出息，最沒用的好人」！他的許多同事和朋友，不是改行，就是兼營副業。但他認為將寶貴的時間和精神，用在無價值的無意義的工作或職業上，雖然可以多得一點錢，仍是不償失的，因為世上有些東西不是金錢所能購買的。因此無論在多少麼困苦艱難的情況下，他仍以最大的勇氣，堅守他的崗位，不受環境的影響，不受金錢的誘惑。

現今的許多人，往往以一個人掙錢本領的大小，做為衡量一個人有出息沒出息，有本事沒本事的標準。普通的女子若是嫁了士熙這樣一個丈夫，一定會一天到晚吵鬧不停，嘮叨不休，至少也要怨恨自己的不幸，嫁了這樣一個沒出息的丈夫，害得自己如此受罪。但德懿是個不平凡的女子，她的思想和見解不是這麼淺薄的。她敬愛她的丈夫，她了解他，體諒他，她不但毫無怨尤，反而不斷地安慰他，鼓勵他。因此物質方面雖然越來越貧困，但他們精神上的愉快和滿足，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像得到的。

在抗戰時期中，大家都以為勝利之後可以苦盡甘來，至少生活總可安定一點，但殘酷的事實打破了每個人的美夢！生活的艱難，幣值的不穩定，比抗戰期中的大後方，或敵人統治下的淪陷區，還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生活的壓迫一天逼緊一天，除了資產階級外，人人都感覺到山窮水盡，走頭無路！士熙前兩個月的收入雖然也不够，但在領到新水時，若是除去留下兩三天的開支外

全數買了美鈔或現洋，用的時候一塊兩塊地賣掉，還可以維持到二十幾天。最近的情形更糟了，就連用這種辦法也維持不到半個月。今天菜價的飛漲，更使德懿心驚肉跳。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穿的用的一切都可節省，誰有本事不吃飯還能活下去呢？

以前她自己有點首飾，變賣着貼補家用，勉強還可維持。如今除了一個金戒指外，一切的首飾早已陸續變賣一空。這個戒指所以能保留到今天，乃是因為那是她過三十歲生日時，她母親給她的，而她老人家就在那年的冬天故世，那個戒指成了她母親給她的最後的紀念品，因此就連到了最窘的時候，她也捨不得賣掉它。

德懿坐在那裏對着菜籃出神，甜酸苦辣的滋味都湧上心頭。「憂慮着急解決不了問題，現在必須想出具體的辦法來，跟他商量也沒用，我還是自己拿主意吧。」她想。

然而思來想去那有好辦法呢？她若能到外面去找個小事做做，多少也可使家庭的收入增加一點，但她祇有初中畢業的程度，辦事的能力雖然不錯，資格太差，何況在求職困難的今日呢？她雖苦心焦思，仍是一籌莫展。在一抬手時，無意中看見自己所戴的結婚戒指，於是使她想起她還有一個母親留給她的金戒指呢！她從那個戒指想出了辦法。

如果照以前那樣把戒指賣掉，零零碎碎地貼補家用，大概過不了多久，一個戒指就要被吃光，這次必須改變辦法，拿它做本錢，做點生利的小生意才好。最近這一兩個月，因為自己不斷地買進，或賣出，因此跟銀元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所以對於辨認銀幣的真偽，大頭，小頭，船洋，龍洋，鷹洋等行市的差異，以及買進賣出的技術，都很懂得。她忽然靈機一動，自己何不把戒指賣掉，做起買賣銀元的生意呢？依她的計算，那個戒指賣掉可以買進八九塊銀元，還剩下十幾萬現鈔，若是買進賣出每天能有十幾號生意，那麼家中一天的開支不是有了着落嗎？這個生意簡單，自由，又不受時間的限制，自己家務瑣事弄完之後，每天抽出幾小時是不成問題的。況且離家咫尺的靜安寺就是銀元買賣的集中地之一，真是再方便沒有了。至於行情的改變，消息是很靈通的，祇要跟着別人漲落，自己就不會吃虧。最後她考慮到「面子」的問題，自己拋頭露面地做起銀元販子來，到底有點難為情，然而人總得適應環境，為了生活也就顧不了那麼許多。再說全上海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那個沒買過一塊錢，或賣掉一塊錢？那麼與銀元販子的區別也就是五十步與百步了。這樣一想，更堅定了她的決心。她發出了困難問題解決後的那種輕鬆得意的微笑。第二天上海的叮噓聲中，又加添了一位女性從業員。

### 處女的眉毛

編輯先生：

有人說，處女的眉毛是異常的伏貼的；假如她一旦與人發生了關係，則眉中心會挺立起來的，不知這話是否確實？是否根據生理現象的變化？有沒有人會特別例外？為了她的雙眉生得色濃而硬是否也可能使眉中心不伏貼？祈賜答覆，不勝感激！此祝

橫安

耀珠女士：

此說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不必理它。

家編輯部

孫耀珠（上海）



# B C G 問答 自芳

(問) 甚麼叫做 B C G ?

(答) B C G 在國外雖已廣泛地的被利用作為防癆的武器，但在中國，有許多人連對這一個名詞都覺得陌生，難怪您要提出這個問題。B C G 是 *Bacillus of Calmette and Guérin* 的省文，簡譯為「卡介苗」。它是四十年前法國巴士德研究院的卡默特和介蘭二氏所發明。他們用牛型結核菌種（牛型結核菌對於人的傳染力較低）在特種培養基中經過長時期的培養，使其毒性退化，傳染力完全喪失後，接種於人體，以預防結核病（即癆病）。

(問) 接種 B C G 何以能預防結核病？

(答) 人類很容易傳染結核病，結核菌素反應試驗證明，到達二十歲的成年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曾感染到過結核病。但已感染過結核的人不易再患結核病，因為他身體內已具有對結核的免疫力；不過聽任自然傳染，如果人體抵抗力薄弱，或傳染到的結核菌數量多而毒性強，這是很危險的——發病。接種 B C G 便是以人工的方法，將適量的弱毒的活菌種入人體，使產生對結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却不致有發病的危險。接種 B C G 可以預防結核病，和種牛痘可以預防天花其理相同。

(問) B C G 如何接種？

(答) 有口服、破膚、皮下、皮內這幾種接

種方法。初生嬰兒在十天以內的，給口服三劑，

間日服一劑，在哺乳前半小時，混入母乳或牛乳中服下；其所以在初生十天內要內服，是因為在這時期內嬰兒的腸黏膜吸收透過性最強。對十天以上的嬰孩、兒童或成人，則必須先行結核菌素反應試驗，如反應陽性者，則已經感染過結核，體內已有免疫力，不必接種 B C G；且如果接種者，則可用皮內或破膚方法接種 B C G，二個月後再行結核菌素試驗，如其反應已轉為陽性，則已產生免疫作用；如仍為陰性，則需再行接種 B C G，至反應陽性為止。反應陽性後，大致可保持五六年之免疫力；以後每年作一次結核菌素試驗，如果反應又轉陰性，須再行接種 B C G。

(問) 接種 B C G 後可以絕對避免患結核病嗎？

(答) 雖非絕對，但確有相當防癆的功能。據調查統計，已注射 B C G 者與未注射 B C G 者所發生結核病的人數，為一與三之比，乃至一與七之比；而注射過的人即使患了結核病，其病情也比較緩和，死亡率也較低。自 B C G 發明後，歐洲各國相繼採用，就中以丹麥的成績最佳，該國肺癆的死亡率已減低至十萬分之三十，在全世界要算最低。近年來蘇聯、美國也在普遍推行接種 B C G，而各該國的癆病死亡率也在逐漸

減低中。接種了 B C G，對於結核病的侵襲可以得到相當的保障，不過同時仍須注意其他的防癆法則，例如避免接觸開放性結核病人，新鮮空氣，有規律的生活等等，以策安全。

(問) 接種 B C G 有甚麼危險嗎？

(答) B C G 自一九二一年開始應用於人體後，至今所接種的人數，不下數百萬，據各國報告，從未有一人發生過危險。一九三〇年德國呂貝克城的衛生局給二百四十九個兒童注射 B C G，結果差不多每個孩子都患了肺結核，其中七十五個是死亡了，這件慘事起初歸罪於 B C G，後查明是一個實驗者誤把強毒的結核菌混入了卡介菌內所致，而不是卡介菌本身有問題。

(問) 在中國也有接種 B C G 的地方嗎？

(答) 有。民國二十二年重慶有王良先生試辦試驗所，製造 B C G，並開始接種。二十五年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特設 B C G 製造部，自製 B C G，並與廣慈醫院、聖母院等機關合作接種嬰孩、兒童。至今已接種過一萬餘兒童，反應成績良好。現在該院接受集團與個人的接種，及行結核菌素反應試驗。

**長命牌**  
金剛  
刷牙不壞  
出品廠 毛織廠  
地址：上海南京路一六八號  
電話：二六一八



# 科學的戀愛觀

吉普生

John E. Gibson 著

家社特譯自一九四八年六月號美國婦女家庭雜誌

關於所謂愛情這件事，有兩派思想存在着。

第一種，多數人的思想都是屬於這一類的，覺得它是一個可以感覺到但不能了解，可以意識到但決不能去斷定的，一種奇異而令人莫明其妙的事情。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同意這個看法，認為你不能探索愛情的蹤跡而說道，『看哪，這就是愛情。』但這些位權威藉着對於求婚、結婚、離婚這些事澈底的研究，已經能夠用科學的方法探詢愛情的究竟。他們對於甚麼使人發生愛情，它爲甚麼對我們有這樣的影響的種種發現，解答了許多有趣味的問題——這些答案你也許未敢遽信，也許它們能幫助你對於一個空幻的現象得到較深的了解。

問：愛情是甚麼？

答：也許愛情的最好的定義，而且意外地，也是一個很科學的定義，那就是詩人雪萊所寫的：『我們叫做愛情的那個高深而複雜的情操，就是不僅是對於感官的，而且是對於我們整個的性、知識、思想、和感情的交流的一種普遍的渴望。』

問：有的人能離開愛情而生活嗎？

答：不能。所有的人生來都有愛人和被愛的慾望——這種慾望必須由某種途徑而得到滿足。每個人所努力追求的有兩個基本的東西：（一）

最廣義的愛；（二）安全的感覺。心理學家說，若是沒有第一個，則第二個是不可能的。

問：男子更常比女子墮入情網嗎？

答：不，他們的情形是不相上下的。人們所以有這個印象，大半是因為男子比女子喜歡談論他們的戀愛故事。

問：多數女子是爲愛情而結婚嗎？

答：有驚人的百分數不是的。由一萬八千個新近結婚的女子中，美國婚姻關係研究所發現其中祇有百分之五十六是爲感情結婚的。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四結婚的主要原因是爲了：（一）安全；（二）怕成老處女；（三）願意有孩子。女子比男子更容易加入沒有愛情的婚姻。心理學家對這個事實非常悲痛，因爲除非雙方是真正相愛的，成功婚姻的機會是極小的。

社會學家更感驚異的，是女子要找丈夫是很容易的——如果她願意忽視她不愛他的事實。心理學家羅伯特·麥克萊雷博士（Dr. Robert N. McMurray）研究求婚和結婚問題的結果，認爲女子祇要使用『精神控制』的方法就成了——那就是說，選擇一個個性容易受她支配的男人。假使一個女子將感情看得極輕微，而且設法使那個男子覺得自己是『卑不足道』的，則這個辦法可以進行得更快。雖然這個方法通常可以完成結婚的

目的，但是結果很少能造成快樂或持久的婚姻。

問：人容易和與他們相反的人戀愛嗎？

答：不。你所愛的人多半不但是知識和性情與你相似，而且連皮膚和身材都相像。高個子的男人喜歡高個子的女人；碧眼黃髮白膚的男子願意娶碧眼黃髮白膚的女子；男子所追求的女子是智力的秉賦和他相似的人。

問：你得到理想的快樂婚姻的機會有多少？

答：大概地說，大約二十分之一。不過，你大概會相當快樂的。紐約衛生局從各界婦女中選出一千個人來研究，他們發現其中不到百分之六認爲她們的婚姻是理想的，百分之八十是『相當愉快的』，祇有百分之十四是確實不快樂的。

問：如果家庭的大權操在男子手中，是不是愛情最能猛進嗎？

答：不。如果他們誰都不爭權，事情都由彼此同意而決定，則這對夫妻是最快樂的。然而假使必須有一個人掌管大權的話，那麼最好是男人。如果由女人來支配一切，則婚姻成功的機會比較少些。

問：男子多半在甚麼地方向女子求婚？

答：和女子一同駕車出遊的時候，他最容易向她求婚。其次最普通的地方就是在小姐的家裏。有許多的求婚是在電話裏或信裏提出的（太怕羞的因舍情郎多半用這個方式），不過你的情人不親自向你求婚那種情形是比較少的。

問：在甚麼年齡你最容易墮入情網？

答：女子對愛神的箭的感受性最強的時期，是在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在她十八歲時達到最高峯。男子在十幾歲時不大容易墮入情網，他們



最容易墮入情網的時期就是剛過二十歲那幾年。這個高峯時期過去之後，男子和女子對愛情的感受性都減低一點，直到他們四十幾歲的初期。到那時候，男女兩性都有一個特殊的轉變。男子的感受性是突然向上的；女子的是直升的！女子在四十幾歲時，比她三十四五歲和三十八九歲時加倍地容易墮入情網。

問：普通的人戀愛多少次？

答：心理學家在美國威尼蘇達大學研究了八百九十六個認真的戀愛事件，他們發現普通的二十二歲的學生，每人平均有二又四分之一個戀愛事件。紐約衛生局研究的一百個女人，曾經認真地愛過六百七十七個男人——每人差不多有七個戀愛事件。受同樣測驗的一百個男人當中，有六百六十一個認真的戀愛事件。

問：戀愛對我們有實在的身體上的影響嗎？

答：有。科學家已經發現愛情是我們整個神經系統的刺激物，而且加速我們的智力——使一個正在愛河中的人能夠完成否則他會認為太困難的工作。

問：失戀怎樣影響我們的身體？

答：失戀不但減低我們身體的抵抗力，而且也許會引起嚴重的器官方面的障礙。它對於一個人的健康的影響，遠過於我們多數人所知道的。人壽保險的圖表表明一個在愛情上快樂的男人，達到健康的中年的機會，比一個情場失意的男人多一倍。過着不愉快的愛情生活的男人，比愛情方面快樂的男人的死亡率大兩倍到四倍。失去了愛人的女子的死亡率，雖然有顯著的增加，但是只及男子的一半而已。

問：兩性間不和諧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答：多數權威同意精神分析學家阿弗來德·阿德勒博士 (Dr. Alfred Adler) 的意見，認為兩性間所有的不相合的情形的基本原因，就是因為男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謬見，覺得他們是優越的人。阿德勒博士說，這種信念引起所有愛情關係中的緊張和仇恨，以致它確實威脅着兩性間所有快樂的機會。

問：我們怎麼會墮入情網？

答：精神病學家芬克博士 (Dr. David Harold Fink) 發現在少年時期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構造了一個我們的「理想伴侶」的影像。這個影像是由許多不同的來源慢慢集合而成的。這個集合而成的影像一完成之後，它代表我們身體的和精神的愛好的全部。然後我們就開始去尋求——自己也許覺得，也許不覺得——一個酷似這個影像的人。芬克博士發現那些和他們的「理想伴侶」結婚的人們，差不多一律的完成了永久快樂的關係；那些沒有能和理想中的愛人結合的人們，發生了不同程度的不和諧——而離婚率也是很高的。那位精神病學家忠告青年人說：「不要為了逃避寂寞的生活，或是家庭的束縛，或是怕也許遇不見合適的人這種次要的理由而貿然結婚。要等待你理想中的那個女子（或男子）——不要遷就地結婚。」依照他的研究，如果一個男子沒有和他「理想中的女子」結婚，他會莫明其妙地感到不滿足——而且永遠不知道為甚麼。

問：如果你的「理想的男人」輕易地捨棄了你——或你的唯一的女子拒絕了你時，那怎麼辦呢？（在三個求婚中，有一個被拒絕。）

答：愛情方面的敗挫，對人的身心有極深遠的影響。一位權威估計，他的病人中，百分之五十的病情都是直接由於在失戀的緣故。失戀以後應該做的事就是把它忘掉——可是要快！從科學的觀點上講，你是可以加速忘却作用的，多數的事情在一發生時，您就可以把它們忘掉，任何事情用普通所費的時間的一部分就能忘却。不過，首先你得知道兩個事實：（一）在一個經驗能夠澈底地深入你的記憶中之前，需要相當的時間使它變成一個具體的印象。（二）假使立刻有新的印象和經驗加入的話，你差不多可以把一個不快樂的情緒經驗，從你的腦中完全消滅。你的記憶力像一塊新的三和土的石板，有人在上面刻畫了一個不愉快的圖畫。假使在三和土不會變得堅硬之前，你在上面畫些別的圖畫，那麼第一個圖畫就會差不多完全消滅了。當你的「理想伴侶」剛拋棄你的時候，你不該一個人孤寂地在一個地方沉思冥想。當這個衝動一發現時，立刻就將它打倒。如果辦得到，最好作短期的休假。整個地換換環境，新的人，新的經驗，可以很有效地將與你努力要忘却的事情相連接的記憶的聯想塗抹掉。

假使你不能走開，最好使自己忙碌。拼命工作，拼命地玩，不必就心找不着新的興趣——它們會來找你的。合於你自己的想像的新的「理想伴侶」也會來找你的。

世界上並沒有一個特殊的人是為你預備的，但有一種特殊的類型。幸運的是世界上不但有着許許多多的類型，每種類型中都有着千萬萬的人。一點不像在柴草堆中尋找一支針那樣困難。



# 我做姐姐 千金

## 一條背帶話滄桑

我意識到姐姐地位的存在，是在開始背妹妹的時候。那時大約是十二歲的年紀吧。媽教我開始背三妹。是三妹彌月之喜那一天，媽教我彎着身體，把三妹放在我的背上，我把辮子繞到面前，然後是一條繡著『百子千孫』金字的背帶，放在三妹的背上。四條帶子，兩根搭在我的肩上，兩根繞過我的腰身，再齊齊在心窩相遇，繞兩個旋子，又兩兩分開，繞到後面三妹的屁股上紮緊。這樣我便站着行着。事後媽還給我一個做姐姐的封包，以賞我勞。

此後，背妹妹便是我每天傍晚的例行家事，好讓媽煮飯和其他操作。我背着妹妹，有時也結絨線，或看看書本。不過背得太久了委實不自在。兩肩痠痛，心窩和腰背有結的地方也壓得難受。只得坐下來等候媽來解放，却不能『兼差』了。

背得過久，妹妹也疲倦了，或是飢餓了，或是便急了，種種不舒服，便哭叫起來，手舞足蹈，還把我的頭髮亂抓。這正是姐妹都需要解放的時候。她愈動，我和她的束縛便愈緊，更痛苦了。但媽還不來，我只有把手擰到後面去拍拍她，教她不許鬧，却無法解開後面的結子，自求解放。好容易待媽工作完畢到來，我才得釋重負，透

過一口氣。

妹妹從我的背上解下來，媽總是餵她奶，自己也藉此坐著歇息。但妹妹常常在我的背上撒尿撒污，又濕又臭又熱的一片，不知多少次。媽為妹妹更換襖子的時候，總是帶笑說：『妹妹又孝敬姐姐一杯（或一餐）。』我只有自認霉氣，一聲不響地把衣服換下來洗淨。

最快意的是妹妹要睡的時候，繫上我的肩背，拍拍她便乖乖地睡着了。但最不快意的也是當她睡醒時，少不免在我的身上撒一頓爛污。

從三妹以次的各弟妹，我都一一背過。每一位弟妹漸漸發長，背起來便愈覺其重。終于他擺脫了我的背上生活，由下一位生而代之，這時肩頭上又覺輕鬆起來了。同時，我背弟妹的機遇也漸漸少了，因為二、三、四諸妹都長大起來，可以分擔我的工作。到現在，最幼的弟弟也會走路，這項工作便宣告結束了。只剩下那條從媽背我用起的『百子千孫』背帶（現出頗為蒼老的樣子，似乎想傾訴一番廿餘年來的滄桑，表達一下為我家服務的勞績，它是舅母送給我彌月之慶的，上面的金字是表姐手綉的），勾起我無窮的回憶。

## 為妹辛苦為弟忙

雖然背妹妹的差使漸漸減輕而宣告結束，可是這只是表明做長姊的責任換一個方式。真的，

多一位妹妹，事情便愈多，愈覺其勞，也就愈顯出雁行中的中地位的重要。雖說不上領導地位，或領袖頭銜，但責任加重，權利削減，是顯而易見的。

莫洛阿在家庭的藝術裏說道：『頭生的孩子是慣壞了的寵兒。他愛好過去，傾向保守，因為他的幼年時代最為幸福。』這裏所說的『兒』，大概是富家兒郎，是男子吧。像我的環境的女子身份，却并未被爸媽慣壞了，也不覺得受到什麼疼愛。只不過，在只有二妹的時候，衣着，食物二者，媽總是讓我佔先，把較好的衣料給我製衣，較多的食物給我果腹。遇着二妹和我爭論計較的時候，媽便對她說：『她是姐姐，做妹妹的要尊敬謙讓。』接着又說出一個『融四歲，能讓梨』的故事，使二妹無言可說——這就算是我幼年時代的幸福吧。

可是，自從三妹出生之後，這種幸福便由媽移到最幼妹妹的身上。她對我說：『你居長，應具友愛的心情，讓妹妹沾光一點。』接着又說一個『解衣推食』的故事，教我學樣。那時我年紀雖小，也讀書明理，覺得少吃一點不見得就營養不足，少著一件不見得就挨了凍。這樣不須媽向我解釋，也不會因之以與『孺妹』爭。我覺得媽的話是對的。

實際說來，妹妹眾多，物質的需要自多。做頭長的，自然就會興起一種解衣推食的襟懷，也覺得以此為榮。否則自己足食豐衣，妹妹却面有菜色，衣不蔽體，未免太自私而不近情了。

為妹弟辛苦，自奉菲薄，這事還是輕而易舉，最不好過的還是一天忙到夜，分身不暇。除非

不是一個女子，她就和家分不開，也離不了廚房。因此我常作遐想，要是我是一個男子，生活便兩樣了。只要守着讀書的本分，其他一概不管，決不會被人呼「不肖」，反而受到讚美哩。那時我現在的工作，一定要落在二妹的身上了。

不是嗎？兒女衆多，家務紛繁，我便是媽最適當的助手。買菜、做菜、燒飯、泡茶、濯衣、縫補、髮燙、打掃、洗滌、曝曬、寫信，一應例行家事。之外便是：教弟妹的功課，餵弟妹的飲食，洗弟妹的身體，催弟妹的睡眠，結弟妹的絨線衫，釘弟妹的鈕扣，刷弟妹的帽鞋，辦弟妹的用品。歌不會唱，問大姊；勞作（手工）不會做，問大姊；算題不識問大姊，兩個兒發生爭吵，又是大姊排解糾紛。

不客氣地說，我是姊弟們外表的負責人，也是她們學問的負責人。我連繫着弟妹的身和心。這其間，可以想像到，我的鼻孔嗅過每個弟妹多少便溺的氣味，我的手接觸過她們多少屎尿，以及骯髒的水。也可以想到，姊弟們繁重的功課，以及難製作的手工，怎樣經過我幫助，得以節省時間，順利理妥或告成。從她們整潔的外表，和優異的成績表上，總可以發見了我來哩。

我讀過兩句書：「先雞鳴而起，後斗轉而息。」這兩句，假使用在我的生活上，當然是與事實不符。但在這裏，我總是離床最早的一個，上床最遲的一個。是每晨入廚房的第一个，是行開門禮和舉火禮的一个。是每晚最後從廚房撤退的一个，是關門熄燈的一个。每餐的小菜，是吃得最少的一个。碰到煮少了飯，又是吃得飽的一个。

## 悲哀經歷姐姐受

人生有快樂的光明，也有痛苦的時間；而有樂就有苦，苦和樂總是相輔的，我跟姊弟相比，我出生早，她們出生遲。我看得見祖母，是快樂；後來看見她死去，就是莫大的痛苦。我不能忘懷我的祖母，「一歲得婆愛，二歲得婆財」（民歌），是我身歷的寫照。我無祖母，真是無以至今日。從祖母的死去，我的幼稚的心受到創傷，我才開始感覺到悲哀的味道，使我了解到無常之慟。

姊弟們看不見祖母，沒有受到祖母的愛，祖母死的悲哀就可以免去了。她們沒有痛苦，自然容易保持著一顆快樂的童心。環境真是決定一個人的心境，大姊的心境，是天真的弟妹所不易了解的。我想到「家」的覺新，他大哥的心境，也不是他的弟妹們所易了解的。因為環境給他的感受太深了。

我雖是女子，不但是家裏的幹部，還是對外的總代表。因此見過人間的許多悲苦事情。親友有什麼疾病患難，總是由我伴着媽或單獨去慰問，目睹種種苦境，實在萬分難過，親友死了是呻吟，在哭哭啼啼的場面中，觸動了情感，眼淚總是不由自主地，汨汨流個不住。最痛苦的是等着「親視含殮」，那死人的面孔，那可怕的棺材，真是又駭人，又傷心。當我帶着紅腫的眼睛和濕透的手帕回到家裏時，看見姊弟們正在快樂地捉迷藏，嘻嘻哈哈鬧個不休。這種情境，她們真是比我快樂十萬倍以上哩。

遠道的親友發生事情，那就以筆代口，那封

慰問信又是出自我的手筆。寫信時的心情當然是痛苦的。把一種「不入耳之歡」去傳達給人家，勾起人家的心事，觸動人家的傷感，是極爲吃力而不討好的。我很不願做這個差使，然而不得不辦，非我不辦，只好硬着頭皮去辦了。

親友的喜慶呢，結婚啊！生日啊！產寧馨兒啊！爸媽和姊弟們都穿着漂亮，爭先恐後，一窩蜂去道賀，敘吃喝之樂事去了。留守後方冷冷清清地看着家的，却是我。

這樣，姊弟們就比我快樂得多了。

## 疾病佔了姐姐心

疾病是家庭的魔鬼，它毫不留情地破壞家中的安寧，侵蝕家中的經濟，使家裏每一個分子就著一顆沈重的心。所以欲治其家者，應該先防其病，與先治其病。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出發點。

所幸賴上天的賜與，病魔不易侵犯我家之門。爸和我一向是絕不生病的。媽和姊弟們或時會生小毛病，都不外是貪吃或貪涼所起的食滯或感冒，三四天就霍然而愈了。治病之法是節食和飲涼茶。這不過病魔在門口站腳就掉頭而去，從不會登堂入室留連着，要待請道士——醫生——的大駕來作法驅除的。

家中有病人，在媽是一件極不開心的事情。尤其是達到大家高興的日子，如生日，年節等，有一人臥床不食，真便每一個人都帶着不愉快的心情來度過。香甜的點心，豐美的晚餐，誰都是吃得痛快的。因爲在床上的一位享受不到，就是大大的美中不足。餐桌上少了一個人，媽總覺得十分掃興，以爲是煞風景。所以最足以破壞家

庭的和諧氣氛的，莫甚于病。

要是媽或姊弟生病，一個最適當的看護者是誰呢？當然是非我莫屬了。我是家裏的備用護士，我『親嘗湯藥』不知多少次。平時我對姊弟的看護是無所偏私的，正如母親對兒女一樣，我覺得她們每一個都是可愛的。病時便兩樣了。病妹佔據我整個的心，只專心一意地在看護她，忘記了其他的姊弟了。因為勢難兼顧，她們的一切，便暫時置之不理。這種『偏愛』的情形，也許是人情之常吧。

### 一隻勞苦的燕子

現在，又是我賺錢供應姊弟的時期，她們的衣食和教育都有着我的力。這責任已經有好幾年。因為每天到外面去做事，早出晚歸，便不能兼顧家庭的工作，至少減輕了許多。這可以說是出力改爲出錢。

我對弟妹的心情，是以誠以愛，盡我的心力去照顧每一位，沒有怨容，也不求補償。只要她們每一位都上進，便是我無上的榮耀和收穫了。

做大的弟妹的庇護者，在人生的戰場上，他總得去打前鋒，身先弟妹，當仁不讓，義不容辭，也不許猶豫。因此什麼滋味總得先嘗。天下萬家，像我這樣多弟妹的——九位，可算是少見的了。因此做姐姐的工作和責任，也達到了最高峯。我雖不至於胼手胝足，但我的雙手一天到晚用來做事，經常浸在水裏，經過多少凍傷，受過幾許刀割和熱燙，不斷地和東西接觸，真可謂歷盡風霜。到今天，是變得如此粗糙可憎。我的臉孔也是那般粗和黑，我簡直是一個村女，不像是

城市姑娘呀！

這裏，我要順便介紹一下我的二妹。她只比我小二歲，她的那雙『纖纖玉手』——經常有手套和熱水袋保護着，不常使用的——多美啊！多高貴啊！二妹美麗而聰明，乖巧而皮，她不管家裏事，却對我說：『不像姐姐你多才多藝，還是獻醜不如藏拙。』每晨當我睡醒起床時，她正睡態嬌媚，好夢方酣，推之不醒，見得她逍遙自在的福氣。我使想，二妹也是做着姐姐呀！她也有八位姊弟哩，不過一位姐姐，做姐姐的成分總比做姊姊多得多。爲什麼她——想到這裏，常使我感到沒有兄姊的不幸和可悲。

我和二妹都是青春少女，人家便稱我們是一雙姊妹花。不錯，二妹正是一朵花，一朵又香又熱的牡丹花。但我是什麼花呢？——什麼都不對。也許是一團棉花吧。棉花白得很也不適合。也許可以比得上藥店裏的金銀花吧。——不，我不願被稱做花，我願做一張綠葉，一根青草。

又有人說我倆是一對小鳥，那却是好的。那末，二妹該是一隻嬌小美麗，活潑會唱的黃鸝兒。我呢，不過是一隻玄色的銜泥銜草的燕子吧。

我雖是一隻勞苦的燕子，我做姐姐總是幸福的。聖經上說得好：『施比受更爲有福。』我能貢獻我的能力爲一家，爲弟妹服務，指導幫助她們，究竟是幸福的。我默念着『愛的教育』裏的姊姊所寫下的話：『安利柯啊！你在嬰兒的時候，我連和朋友玩耍都不去，終日在搖籃旁陪着你。又如你有病的時候，我總是每夜起來，用手試摸你那火熱的額上。如果一家萬一遭遇了大不幸的時候，姊姊是代理了母親自己兒子樣來愛護

你的。將來父親母親去世了以後，和你做最要好的朋友來慰藉你的人，除了這姊姊，是再沒有別的了。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替你勞動去，替你張羅麵包，替你籌劃學費。我終身愛你，你如果到了遠方去，我目雖不見你，心總遠遠地向着你吧。無論如何，你總是我的弟弟，我只記得你小的時候，我擁抱過你，與你同愛過父親母親，眼看你漸漸成長，長時間地與你做過伴侶；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忘了。』

(續自第三十面)

看要人介紹怕少不了，不信你看王專員的女公子，一共攷得二十分，她居然金榜題名了。』大人沉默不樂，雲兒的神氣也沮喪起來，見着人話不再多了，一雙小眼睛只顧往下瞧，沒精打采地重理舊業——擺着零亂的書攤！早晨晚上見不着他忙忙碌碌的磨墨寫字，好久也難得翻開書，見着同屋的小孩們背着書包走過，他總要偷偷的注視好久。『上學』這美妙的名詞剛在無知幼兒的心靈上幻織成美麗的花朵，不幸就被『失學』的小青蟲噬蝕了。這是幼年孩童失學的悲哀，也象徵着目前小學教育制度的病態。

我們爲了挽救小孩子心靈上受更多的損害，當別的孩子幸運地坐教室聽課時，我們會上街去替雲兒買了二冊常識國語，二冊算術，一個新花書包。半年來兩本書相繼念完，二冊算術也算了一大半。

現在春季開學又來臨了，我們又希望萌發，重新替孩子找學校，可是在戰爭，失業，百物狂漲，生活動盪，加上繁雜學費種種不景氣氣包圍下，一個牛飢餓窮公務人員的孩子，又是否能有機會擠入學校門欄呢？惟有搔首問蒼天！



### 黃金時代(十) 雷卓英

#### 七十六

夜裏，弟弟把尿撒在床上。  
早晨醒來，媽媽替他穿好衣服，爸爸替他洗臉洗手，順勢用鼻子靠着他的嘴吧說：『小蕺：今天夜裏闖了禍了罷！打不打「股」？』弟弟也把小嘴挨近爸爸的耳畔，笑咪咪的輕聲應說：『不打！』媽媽在舖蓋床被，聽了故意的哼了一下說：『怎麼不打？要打！』弟弟又掉頭去回道：『你打，我哭！』

#### 七十七

傍晚大家都聚在校園裏玩，小蕺却牽着媽媽的衣裳連聲在說：『到陶先生家去嘍！到陶先生家去嘍！』  
爸爸說：『每回去了都有吃的，那得不儘念着哩！』  
陶先生的家，就在校園西面，王太太和他家弟弟妹妹，爸，媽，我，弟弟，這一大排人都一起去了，陶老先生在門口看見了，笑呵呵的迎上來，一把在爸爸手中揹過弟弟去，靠靠他的嘴吧說：『好久沒來玩了！』陶師母隨又出來一同招待我們走進屋裏坐下吃茶，又拿出『玉帶糕』來給我們幾個『小人』分

吃。

大人們一邊談着，一邊逗小蕺玩；小蕺一會去捺捺檯鈴，一會又去趕趕貓，一會吃糕，一會又要吃茶，亂得一團糟！王太太家的弟弟就在看金魚，也儘是在問：『這魚能吃不能吃？』妹妹又在指着那石膏做的小狗在問：『那三隻脚的是甚麼？』

大家談了一會，玩了一會，小蕺發現桌子上紙包裏還有糕，就很不客氣的自己動手拿了來，爸，媽阻擋不了，祇好對他說：『分給大家吃罷！』弟弟也就很高興的先分給王家妹妹弟弟，又分了些給我，最後他跑到陶先生面前，看着自己手中剩下的糕，好像占着便宜，有點得意似的樣子說：『我多多！』  
——引得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臨走弟弟抱在爸爸懷中，向陶先生、陶師母說了『謝謝！再會！』大家一路看着月亮走回來！——還聽見爸爸和小蕺在低低的問答：  
『好玩不好玩？』  
『好玩！』  
『好吃不好吃？』

『好吃！』  
『明天來不來？』  
『來！』  
……

#### 七十八

弟弟說的話，祇有爸爸媽媽懂得多些，我也不能完全明白，外人是更弄不清楚了！  
譬如他要到花園去玩，却說：『不玩花園嘛！』要吃梨子，却說：『梨子不吃嘛！』有時要是祇說：『自己』兩個字，那意思就是不願大人幫他的忙；——吃飯要自己用手抓菜，洗臉要自己絞手巾，……更有許多話，因為字眼咬不清，別人聽不懂，他自己也急得亂嚷，爸爸媽媽都是想別的話來又過去，也就罷了！

我帶着弟弟玩的時候，常爲了這緣故，鬧得哭着喊：『媽媽！』媽媽却罵我不會哄他；爸爸却說：『這也難怪！明明自己又能說幾句明白話？到現在『客人』兩個字還是說成『人客』哩！』

#### 七十九

趙先生家有『人客』來了，小蕺看見他們拿香烟，就忙着回來要火柴，還說是『趙先生要』。

爸爸拿了火柴給他，他一邊走着，一邊抽出一根火柴來學着擦，不知怎麼一下子碰得巧，竟被他擦着了，他又是喜歡，又是驚慌的把火柴盒火柴棒一起往地下扔，楞楞的望着，一根火柴燒完了，忽然又看着自己的一隻手在噴痛！爸

爸跑出來一看，才知道手指上已被烙焦了一小塊，可是他並沒有哭，爸爸說：『真有種，自己吃的苦頭，自然就不響了！要是別人的錯，又得兩塊『那個』才得完事哩！』說着又故意的把火柴檢起來遞給弟弟，他却噙着嘴搖着手說：『不要！不要！有蟲！』隨又急急忙忙的伸着一個被烙痛了的指頭，送給趙先生去看了！

#### 八十

媽媽找出兩個絲絨做的小狗給弟弟玩，小蕺喜歡得不得了，連睡覺也放在枕頭邊用手去拍它摸它哩！

爸爸說：『這還是以前人家送給明明玩的，可是明明璐璐都不愛玩這個，兩個人就是喜歡搶一個『洋娃娃』抱，現在却中了小蕺的意，可見得男女自小便就不相同了！』

我用帶子替弟弟把『小狗』一頭一個的扣上，他就放在地上到處拖着玩。過了一會，他拖着『小狗』從趙先生家回來，噙着嘴，偏着頭，『嚶嚶』的哼着！媽媽說：『玩的時候長了，該是又發饑癩了罷！』小蕺很快的接着說：『小狗要吃餅乾嘛！』

媽媽叫他閉起眼睛來自己去『變』餅干，後來弟弟睜開眼睛在媽媽手上拿到兩塊餅乾，不過他還是噙着小嘴，上面掛着個小沫泡，表示不很高興的樣子，意思自然是嫌少了，他楞了半晌，到底又向媽說：『明明要吃嘛！』

★





娶

媳

雨非

干冲的惟一文化中心，便是灌塘小學；而這位校長兼教員的方先生，使算是干冲的『文化權威』。的確，干冲的一切關於應用方面的要動筆墨的東西，都是要經方先生的『手出』的。連喬嫂給他的情人的覆信也得請他費力。

楊太婆把一身收拾得精緻緻地：土布衣褲，漿着很厚的米湯，褲脚和衣袖——都現着摺印，走動時，摺印不斷地左右擺動。

她剛一進灌塘小學的竹籬門，方先生娘子便抱着小孩出來了。

『大娘！你從不走的，有什麼好事？……啊，聽說你少初回了信，這真是……』

『是的啊！先生娘！特請你方先生費個心，替我寫封回信，要他回囉！唉！為得我急傷了，還沒拜得菩薩，還冒吃得齋；唉！急傷了，老信子也急傷了。』楊太婆一面講，一面就停了脚步站在學校的階基下。

『好！你上來！進屋來呢！坐囉！吃茶囉！』

談來談去，楊大娘只是那些原話，方先生娘子真有點不耐煩聽了。便招呼着一個解渡的學生：

『楊建午！你喊先生下樓來，楊太婆請他寫信！』

過一會，方先生下來了，一件有了兩個補綴的中山裝青衣，一條白便短褲，露出兩條多毛而慘白的瘦腿。一幅沒有血色的面孔，反映着教師生活的清苦。

『方老師！難為你，請你寫封信把我少初。唉！爲了他，我還沒急得，急傷了，老信子也急傷了。』

『寫信要他回？是不？他會回？出門人幾個記得屋裏？』方先生發出一連串的疑問，搖着頭。

『的確請你費力，日後再感謝。你硬寫着要他回！——是咯囉囉！請你寫着：我們爲他和他一個標緻的姑娘定了婚好久了——寫『三年』要得，你只說定了婚三年，女家如今催喜！唉！他出去了七年了囉，還是那年，那年三月，胡保長抓壯丁抓去了的！唉！我還沒有拜得菩薩，我還沒有吃得齋……』

『好好……你莫講了，我寫我寫！』方先生上樓去了，先生娘依舊同她囉囉的談着：

『你提些鴨蛋做什麼去？』

『唉！老信子話：送信要貼郵花，五千塊錢一封；唉！那裏有錢，還不是賣掉幾個蛋！』

『如今鴨還有蛋生！』先生娘有聲冒氣的逗着問。

『那裏有蛋生囉！還是好久以前生的，留着冒吃呢！』

方先生把信寫好了，還唸了一遍給她聽，於是她露着她石灰礦一般的牙齒，笑迷迷的走出籬笆；却又回轉身來，問着：

『啊！老師！買郵花到那個舖子買？』

『藥舖裏，郵政代辦所！』方先生招了一招手上樓去了。

二

大婆沒聽清後面半句話，只聽到『藥舖裏』，於是口中唸着『藥舖裏』，『藥舖裏』。她滿以為買郵花，是如買金銀花，甘草一樣要到藥舖裏買的！

三嬸在平時是從不到大婆這矮茅屋來的。這幾天，却似乎每天要走幾趟，癩皮狗看見她也懶得吠了。

今天三嬸又換了一件『月藍布』衣，順便拿着一雙襪底，跨進了矮門，這時候大婆正在抹飯桌。

『三嬸！怎麼咯早啊？吃了飯冒？』

『吃了吃了！早！你也早！大老信出去了嗎？』

『出去了！三嬸！那件事如何？』大婆把話扯到本題。

『成了！劉家那邊，我三猛子昨天去來，容易打講，祇要你們公婆冒話說，就成了。啊！大娘！你還是好，將來好崽好媳婦，享福！』三嬸

面上浮着詭譎的笑容。

『那裏！只怕要受罪哩！還講享福！』  
等一會，大老信背着把鉅頭回來了。三孀連忙起身讓坐。

『唉！你坐你坐！』於是，大老信除去草帽，顯出他堆滿了眼屎的面孔，坐在門階上，用草帽當扇子搵。

『大老信！剛才同你婆婆講好了；媳婦硬是要得，後來享福呀！』

『要得囉！承你們那舍看得起，費了力將來少不得，淡酒是要請吃一杯。轎子是要請坐一轉。』說着眯着眼睛笑，三孀也就打起哈哈來了。

『大爺！就是略樣！你用費兩個錢，買點紅，買點粉，香水，手巾，配一點；就是後天、再後天定庚。女家一切不要，就是「紅八字」過門爲定。』

『要是耍得，那裏有錢啊！動手就是錢！』老頭皺着眉頭笑着。

『發財老信！有的是錢囉！——真的，就明天上街去，後天，再後天定庚，——大娘，我還有事，我失陪了。』等大娘還要來留他吃午飯時，她屁股像土鴨婆一樣扭扭扭扭的跑了。

三

大老信總有一兩年沒上街了。

今天，他和往常一樣的裝束，大婆要他換件單衣當「裏掛」穿，他硬不肯換，只登了雙新打的草鞋，簾子裏挑着三隻雞婆，上街去了。

大婆倚着門框；囑咐着：『早些回呀！』隨即進廚房去洗碗。他像醒了一個夢一樣地記起了

一樁事，於是，碗也不洗完，就拖着鉅頭，走進房裏，下意識地開了房門，在床背後，搵了大半天，搵出一個腐乳罐來。揭開了瓦蓋，伸手在黃土中翻了翻，翻出兩個白色的戒指來，在鼻子邊像嗅一樣的看了看，仍舊蓋上，鉅頭也沒收，就把這罐兒帶進廚房，放在灶孔裏。

整天，大婆失常性的忙着，時而抹一抹米櫃，掃一掃禾場，打一打抽屜桌上的灰。如她的願，大老信回得很早。

『……嘻！世界大變了，鐵路就修在河口，煤炭堆起像山一樣，火車就比牛還大些……』大老信把從街上帶來的新知識告訴他的婆婆。大婆連忙送上一泥碗茶：

『東西買好了嗎？好多錢？』

『傢伙倒像樣，你祇莫問錢！』於是大老信把左邊的羅揭開，又把右邊的羅揭開，小心翼翼捧出一個大紙盒；花綠綠的光彩奪目；大婆一見，直喜得臉上每一根細紋都含着笑意。

於是後天，媒婆——三孀用一個籃子提着這個花盒子，還帶着大婆從床背後搵出的那雙銀戒指；走到女家。下午，又從女家帶來了一個標緻的『媳婦』的印象，放在兩個老人的腦子裏。

四

矮屋子前面，今天擠滿了『人』。大大小小的頭顱，像茅坑裏的蛆一樣蠕動着。所有的『人聲』，混在一起，只聽到一片『嗚嗚——』

坪中放着一架綴滿了絲條的紅轎子，許多小孩子，從轎門的縫中，擁擠着去窺視。他們像不相信這裏裝有一個美麗的『新嫂子』。

一會，茅屋裏，發出鴨子似的長鳴：『行迎喜神禮！』熟悉這聲音的馬上在嘆服：『這是方先生的童子聲音。』

婚禮的儀式，在方先生的童子聲音下，一項項的進行……一會兒，『新嫂子』由三孀和六嫂牽着，同『新郎』一起進房去了。爆竹像燒『柵木柴』樣的響個不絕。

楊大老信打起了二十年前的精神，提高嗓子喊：

『運爺！你還替我到鎮上買幾盒紙烟，數一百檳榔來！』

下午，賀客們各人戴着一張紅色的面孔，嘴角裏啣着一支紙烟，在干沖的那條小大路上，談論着楊家喜酒的豐盛。

『硬是羊肉席哩！看着大老信不出奇！』一個滿臉有着鐵屎麻子的人說。

『哼！不容易！是這樣隨便搞一堂海參羊肉席，十七八桌，起碼是六七十塊哩！（指銀元）——倒是大老信還有幾個錢！』曾經當過保長的曾七爺說着，山花鬚一翹一翹。

『那裏有錢囉！大老信才叫做「瘦狗病硬屎」哩！賣了牛，賣了豬婆，還欠幼老信五十兩『銀子』賬！（註一）……咳咳嗽咳……』承老信說了幾句良心話，接着一連串的咳嗽，幾幾乎沒回過氣來。

五

大婆現在雖是個有崽有媳婦的人了。可是每天仍得早點起來煮早飯。一盞昏黃的油燈，滿屋子烟。大婆的細脚由灶背緣到灶前，由灶前又轉

到灶背。

一個穿着紅色起白小點子花的旗袍的少婦，脚跟像敲鼓一樣快，溜進廚房裏，在灶上舀了一盆水；一溜又出去了。外面響着一個半土腔半官腔的聲音：

「我今天早上——要——到保辦公處打一個轉身，那麼——叫他們留一點兒飯菜，而——等一會就回嚕！」

一陣牛蹄樣的皮鞋聲，消逝以後，茅屋裏陷入極度的安靜。

大婆把一把稻草，纏成小把子，在灶的左面靠壁砌着砌着。

忽然，「咕咕……」米沸了。大婆連忙跑向灶背，揭開鍋蓋，吹一口氣，摸着鍋鏟，在鍋裏作螺旋式的攪動。她的手有着異樣的感覺，覺得鍋裏有些什麼『的溜溜』的東西。撈了幾撈，她立刻發現了雞蛋——是她的新媳婦煮的雞蛋。

她嚇得有些戰慄，默默的走下灶前。

一陣打鼓般的脚跟聲，她的媳婦進來了。

「……略隻……略隻米鍋裏……幾隻雞蛋，是你的嗎？雞蛋……」大婆一面用心在砌着草把子，一面小心翼翼地問着。

「干你什麼事？老子自己的錢買的雞蛋。煮不得？要煮！老子碰了鬼。到你屋裏，三個月了，冒看見一片魚，一片肉，哼！老子自買的雞蛋，那個敢話煮不得。」穿花旗袍的少婦，怒氣沖沖的一邊咒，一邊就把鍋蓋一揭，撈着雞蛋，一衝，出去了。

這時，大老倌抱着一捆竹篾片，從廚房的後門進來。

「什麼事？什麼事？又鬧沉了。」

「什麼事！唉，真做聲！唉！是咯樣命！」大婆像一個十足的『樂天知命』者。

一陣牛蹄般的皮鞋響，跟着陣拍着破桌子的聲音：還雜着一串半土腔半官腔的怒罵：

「……吃不消呀！別人來了還冒得半年！今天也吵架子，明天也說閒話！嫌老子的嬌客差。（註二）吓！老子不幹了！滾蛋！老子明天就滾蛋！」

茅屋裏經過一陣大風波，又重新浸沉在死寂裏。

### 六

明天，茅屋裏，又喧嚷着一個尖銳的嗓子。有腔有韻的，像吟詩一樣的哭訴：

「……我好命苦喲！到你屋裏，三個月囉！冒看見一片肉，一片魚囉！吃沒吃得，穿沒穿得囉！冒過着一天快活日子喲！如今又逼得老子的男人賣壯丁去了囉！老子靠那個囉！天囉天！老子活不了！老子活不了……嗚嗚嗚……」

這個嗓子鬧了大半天；沒有一個反響，於是漸漸低微下去。

大老倌這才戴着一副像從防空壕裏出來的神色，探出頭來，多眼屎的眼睛一瞧一瞧。

「……唉！你也不要鬧了吧！你怎麼怪得我吧！唉！這真是……這真是……」

可是！這幾句話又糟了，將要低微下去的尖嗓子，又咆哮起來。

「……你哈隻老鬼！老不死的傢伙，你冒良心，害了我，老子活不了！老子要同你捨死！」

「兵兵兵兵……」一陣打碎瓷器和木器的空音錯雜的喧嚷着。這茅屋裏，像已爆發了一顆炸彈。於是大老倌的頭，又縮進防空壕裏去了。

（註一）我們湖南湘潭地方還通行用『銀子』，每十兩約值銀元十二塊。

（註二）『嬌客』一詞係湖南人稱妻子的名詞，與北方人稱『老婆』差不多。『嫌老子的嬌客差』猶言『嫌我的妻子不好』。

## 性慾過強

家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十四歲時便發育了。因性慾太強，往往不能抑制，曾經手淫過數次。但當性慾衝動時，常竭力忍耐，不使其發洩出來，故最近一年來未曾手淫過。然而每當性慾衝動激烈時，常分泌出一種液體而不是精，聞說是攝護腺的分泌物。現在我有數點疑問：

- （一）性慾過強應吃何藥，方能使其減弱？
  - （二）此種攝護腺分泌物出得過多時，有無妨害？
  - （三）遺精可能傷身體否？現常出汗，是否身體虛弱之關係？
- 以上數點，請賜予答覆。

讀者真金上（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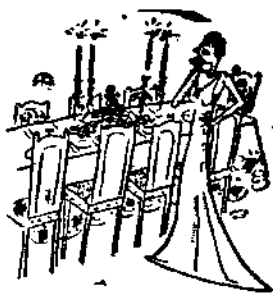
真金先生：

手淫和遺精祇要不過份，並不傷身體。不必憂慮。

- （一）這是健康青年青春期的自然現象，不必吃藥。
- （二）攝護腺分泌物的分泌，對身體沒有妨害。
- （三）遺精是未婚青年的生理上的自然現象，並不傷身體。如果對身體有不良影響的話，而往往是由於無謂的驚恐和擔憂而起的。

如果是天熱或運動後的出汗，這是自然現象，不能說是身體虛弱。如果平時出汗，自己發生疑問，那最好請醫生檢查身體，並用X光檢查肺部。

家雜誌編輯部



## 結婚週年記

張 蕾

現在我與崧結婚剛週年。在這段期間中，我

們雖也稍稍鬧過一點小糾紛，但後來都漸漸消冰釋了。所以我們的婚姻也够得上說美滿。也許有人說：『結婚才一年，若再鬧出甚麼大亂子來，那還得了嗎？』但是你要知道，我們這『美滿』並不是偶然的，這與我們的生活大綱及家居要訣實在不無關係。婚前，我們就訂定了婚後大概計劃：最少結婚三年後才可生小孩；在無小孩之累時，我願在外工作。雖然我們的環境並不惡劣，但因我覺得自食其力是一件快樂的事。

是我高中畢業後的第一個春天，也就是崧在大學裏最末的一個春天，我們在北平的結婚。雖然他爸媽住在北平，而且自己有房子，但離我的工作地點及他的學校都太遠了。我倆就在他的學校與我的機關之適中點租了一間房。這樣，每天來去既便，同時又可和我婆婆等隔離。但是，你要知道，我們這身體的隔離，正是使彼此心靈接近的妙策。（因為我知道，人們對罕有的東西才更會格外的喜愛。）並不是爲要躲避，相反的，我們還時常去拜望他們呢。當我們每次去時，總是受着熱烈的歡迎，給我們做點心或買水果吃，尤其是我的婆婆，總拉着我的手撫摸着，問寒問暖。

婚後沒幾天的一個晚上，我倆已躺在床上，

計議着以後的生活。談了一會兒漸漸靜了下來，我知道崧也和我一樣的在憧憬着未來的美景了。不久，他忽似有所警覺的說：『蕾，現已夜深，爲甚麼還是這樣亮呢。』我毫不遲疑的說：『傻子，電燈啊！』我最愛叫他傻子，他也最願承受這樣的稱呼。『不是，玲子，是你。我不是從前就寫信給你說是我生命中的太陽嗎？真的，我見了你，真同晨起看見太陽一樣的欣慰，只要有你！』我不等他說完，就在他腿上擰了一下。他輕輕的叫聲『啞啞』，隨着也伸過手來。我以為他是來還擊我的，我正想躲時，已被他緊緊抱住，並重重的吻着我。『啊！我不幹，你的小鬍子觸得人家多痛多癢呀。』崧很自然的說：『噯，鬍子是有點長了，明天該剃一剃。』我說：『難道剃掉就不會再長嗎？』他想不到我會有這樣苛刻無理的反問，這倒使他爲難起來。他略停了一下又說：『這怎麼辦呢？……那麼到整容館去把它連根拔掉吧。』說着，他就笑了，我也笑了，同時我倆就在這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漸漸入睡。

春假中，我倆去萬壽山玩了幾天，以當蜜月旅行。在那裏，我們隨時各處走走玩玩，或是回到房中看看書休息休息，與都市生活頗爲迥異，倒也有趣。只因他看書比玩的時間多，尙不能滿足我的遊興。每次必由我叫他，他才會去玩。一次，我又興高采烈的叫他說：『喂！傻子，爬山

去好嗎？』他却仍舊不聲不響的看書。我乃習慣的去拉他的耳朵。出乎意外，他已不如以往那樣像一只小綿羊似的聽我指揮，竟正顏說：『如此用力氣痛不痛？你不知道我還有許多功課等着要做嗎？』我正要開口，他又接着說：『是看書要緊還是玩耍緊？』我本想和他辯論，以達成我引他去玩的目的，但當聽了他後面這句話，心中竟頓時難過起來。一團高興被打擊得一散無餘。我以為他也有冷待我的時候，或是他已與我玩厭，故意如此推託的，於是就情不自禁的啜泣起來。哭了一陣，崧仍舊無甚反應。憤然之餘，我就收拾起自己的零物，提着奔出房來。崧問我做甚麼。我說：『買車票，回家去，離開你。』三三如九，清而脆之的說完這九個字，便頭也不回的朝汽車站走去。起初我以為崧會立時把我勸回去賠罪的，但當走了一程回頭看時，並不見他，我才開始發慌起來，心中感到淒涼和不安。及至走到汽車站，才知天時已晚，沒有去北平的汽車了。這怎麼辦呢？回去講和嗎？怪難爲情的。和他辯駁一番就此決離嗎？這更加不可以。因爲我知道這是自己的錯。我不該自私，我不該擾亂他，我深悔自己感情的太無限制。但我的脾氣又倔強得很，不願回去示弱。這究竟怎麼辦呢？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崧驀地由我背後轉了過來。彼此見面不勝驚喜，好像在迷茫中找到一條出路，又好象已渡過一個小離別而重逢似的。但我表面上並不顯示甚麼。他拉着我回去，我就跟他走。在路上誰也不說話，各自矜持着等待對方的解脫和道歉。回到房中，我仍一言不發，他也依舊看書。這樣對峙了許久，終於時鐘打破了沉寂，它噹

嘴的敲了五下，崧就說：『吃飯去吧。』當然，我聽到這話，心中為之一快。他又靠近我來說：『我們今天來試試大氣壓力看。』他說完，就吻了我的嘴，用力吸吮着，我這才知道他所要做的就是馬得堡半球的實驗。我就趁機說道：『你的良心為甚麼這樣壞，想把人家肚中抽成真空，讓大氣壓死我嗎？』崧說得更有趣：『不是，我想把你肚中悶氣抽出些來，可以多吃點飯。』我倆都不禁笑了出來。一場無謂之爭，就此消失在不言之中。我們就牽着手吃飯去了。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糾紛。

又一次，也是差不多的情形。原來，我們是各自在學校內和機關裏吃飯的，自己家中只在早晨燒些洗臉水，傍晚燒些開水而已。那天，我已吃過晚飯回來，一看房門仍是鎖着，就覺得有點奇怪，因為每天崧都比我回來早些，有時即使有甚麼其他事故，也是回來叫我陪他一同去的。今天還甚麼還不回來呢？為甚麼事先又沒有通知我呢？悵然的思忖了一會兒，也就無心去燒開水，並想藉以報復他的不歸。時間一秒一分的逝去，我心情的不安也隨之漸漸加深，我拿起一本小说，躺在床上，以消磨時間，等待他的歸來。一陣熟習的脚步聲，使我剛平靜些的心弦又頓時緊張起來。我知道這是崧回來了，就把書本放下，故意閉眼裝睡。他一踏進門便說：『崧，今天的「萬家燈火」真好啊，描寫一個……怎麼你睡着了嗎？』我一聽這話，知道他已獨自先看了我所準備與他一同去看的影片。本來我對他的不言而行，即已深感不快，這時心中更覺失望、怨恨和黯然。我就質問他為何不言而行，又為何久候不歸。

。他說是實在拗不過同學的強拉，才去看電影的，一時就來不及通知我了。他又安慰我，求我原諒。雖然我知道他沒有做甚麼不法之事，但總覺得心中悵悵然若有所失似的，所以我就終夜不會理他。後來想起這事，衷心頗感疚歉，覺得對他不起。我又配起了『處世教育』中的一句話：『疑忌用心會小以擴大，無以生有，終至夫妻感情破裂至不可收拾的。但這對於我是只能心領而不能躬行，因為，我覺得抑制了自己的意志，聽從別人的說話，是一件很無趣而勉強的事。然而後來經過幾番磨鍊與虛心的自省後，才深體到一時無趣的容忍，正是贏得更大快樂的資本。』

我最愛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也有三百天能在我房中看見嬌艷的鮮花。我們所租的房間雖然很小，設備又很簡陋，但我總是儘可能的美化它。因為我知道愛美是人的天性，生長在美的環境中，才能培植出愉快活潑的心靈。同時主婦整理房間的工作，正是聯繫夫妻感情的一大要素。每逢假日，地板、桌、椅、床架等，都擦得乾乾淨淨。平時床上除了被頭外，不放其他一點東西。有脫換下的衣物，就隨時放入櫃中，或是該洗的就拿去洗。桌上的東西，都依它們的大小排起隊來放置着。譬如：裏端靠牆的那一排從頭起是熱水瓶，茶葉罐，魚肝油瓶以及茶壺；次排只是一瓶花；第三排是四隻白瓷茶杯。其他零物都按其用處的多少分放在箱內或抽屜內，並不東也放西也放。我們的鞋子實在太多，經常穿用的，總有七八雙。為了放在地上不易乾燥，鞋內又會飛進灰塵，衣櫃中又放不開，我就在一塊空曠的牆壁上齊齊的釘了一排釘，依着鞋的高低——

長統膠靴，皮鞋，布鞋——把它們掛了起來。由於我排得形式整齊，色澤調和，所以並不有礙觀瞻，反而覺得這更能顯示有條理有紀律的生活之美來。

天氣漸熱，崧快要畢業了。他用英文寫了一條『Work while you work; play while you play』。(工作的時候工作，遊戲的時候遊戲)當作座右銘，以約束頑皮的他和我。崧那勤奮的有功，很使我替他的身體擔心。本來我們若是回家吃飯，很可以自己燒些富於營養而可口的菜，只是往返路程太不經濟時間了，所以在經常訂用的牛奶之外，又給崧買了些好力生。晚上又預備些水果，陪着他一同看書。在看書時，我不多說話，也不和他開玩笑。我知道我這樣的陪伴他，已很可以使他快慰了。一夜，我倆都看書看得疲倦了，崧頑皮的叫我替他脫衣裳服侍他睡覺。我就依令而行。但當尚有兩只袖子還未脫下時，我就故意停住不脫了，讓他兩手倒彎在背後。我只是忍不住的笑，他也無力擺脫衣裳，只顧笑着。這樣一來，日間工作的疲勞，就此一笑而失却其大半；莊正嚴肅亦一變而為輕鬆活潑。莊嚴，固然使人見而敬畏，却嫌失之枯燥；輕鬆，固然令人見而生快，但久而久之，則易失之輕浮。若在莊嚴中帶些輕鬆，就更能顯得活潑穩重了。正如久雨初霽，驟放光明一樣的令人可愛。

### 愛

愛是友誼的精髓，書信是愛的醇酒。——蒙厄爾  
暫別增進愛情，久別減退愛情。——梅賴休  
愛情是月亮，當它不圓時，就缺了。——塞古  
虛偽的愛轉瞬間變成仇恨。——丁且生





## 第一次做母親 剛如

剛把學校準備得有些眉目的時候，我發覺我快做媽媽了，這是一件多麼煩人又新奇的事！

熊高興的馬上寫信到上海給婆婆，讓她知道這件事，並且告訴她我將在上海生產，爲的是這兒醫院設備既簡陋，人手又少，我又沒有經驗。

時候將近了，我只得把一切該做的事放在一個人的肩上，由熊伴着我回上海的家。婆婆高興的告訴我，衣服，褲子，被窩，尿布等等，什麼都準備好了，只等小娃子來！我當然是感激的，因爲我一點也沒有爲未來的孩子預備什麼。

在婆婆周密的安排之下，潘出世了。婆婆喜歡得什麼似的，因爲這正是她日夜所念着的孫兒。熊也免不了高興，因爲做了爸爸！她們忙着找奶媽呀，染紅蛋呀，請三朝呀，我却什麼也顧不到，什麼也不想，人軟軟的只想睡。

三個月過去，我已經復元，潘也會張開了口笑笑了，我就想回C城去看看學校辦得怎樣了。婆婆捨不得離開潘兒，叫我把潘留在上海。我一想也好，C城家裏只有一個燒飯洗衣的老媽子，我去了學校，熊去了辦公室，單剩下奶媽和孩子，也不安當，不如留在上海，婆婆有經驗可以照看。熊也覺得我既忙，對於帶小孩兒又不內行，所以也不反對。事情就這麼決定下來。

我回到了C城，正是暑假期間開學時光。我和憲就直忙着註冊收費，安排時間，編定課室等等。

。因經驗缺乏，一切更顯忙亂。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的學校是開始它的工作了。

雖然C城離上海不算遠，常常來去可也不便，所以我開或想回去一次，但結果總是寫一封信了事。幸好婆婆每次寫信來總是說潘長了多少，重了幾斤，叫我們安心。這樣半年就很快過去。

一陣大考忙下來就是寒假，我和熊商量的結果，是回家過年。我先回去，他等放年假再走。

我在寒假的第三天到了上海，婆婆帶了奶媽和潘兒到車站來接我。我真高興看到婆婆身體很健，潘兒胖得像個洋囡囡。

當天晚上，我就睡在潘的房間裏。看奶媽餵好了奶，哄着他睡了。我也就爬上床，開了床燈看書。大約到了十時光景，忽然潘哭起來。我正是想起床看看到底爲了什麼，奶媽倒也聽見了，她半張開眼，抱起潘兒，就餵奶給他吃。我一算，距離方才吃奶，才二小時，潘又怎麼吃得下呢？果真潘並不想吃奶，依舊哭，而且越哭越兇。奶媽似乎給哭得完全醒了，坐起來望望我，就從被窩中起來，抱着潘滿室的轉起圈子來，一面輕輕的顫着，漸漸潘哭聲止了，大約哭得倦了，也就睡着。我在火車中坐了半天有些累了，也就睡覺。在睡夢中隱隱聽見潘好幾次啼哭，也似乎覺得奶媽起來抱着他轉圈子。

迷迷糊糊的覺得室中很亮，一看太陽照得滿

室，已經是清晨了；奶媽已在給潘換尿布穿衣褲，我覺得也該起來了，一面穿衣就問奶媽：『怎麼官官這麼吵？我好像聽見你起來好幾次。』

奶媽笑了笑說：『噫。』

我就追着說：『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呢？』

奶媽驚奇的望了望我急急的說：『沒有的，官官一直好好的，我來了之後，不說連一個寒熱沒有發過，就是晚上哭也捨不得讓哭的。』

我知道她誤會我的意思了，就換一種語氣對她說：『你每晚起來，這樣弄到後來，二人都要受涼的。』

奶媽笑了笑說：『不打緊，我是不會傷風的。』

婆婆剛好進房來，聽見了說：『孩子家，晚上是哭着要抱的，熊小時候，我可不是每天晚上抱着他哄睡的？』房裏的三個人都笑起來了。

過不多天，就忙着過年。婆婆向來好客，過一個年，總要從年底忙到二十左右才休。我和熊也夾在中間亂忙一陣，吃年夜飯啦，拜年啦等等。熊假期很短，初五就回C城去了。我過了十五也回回去，因學校又將開學，婆婆囑咐着說何必這麼認真，再過幾天去也不遲。我就解釋說當初是我兩個與沖沖要辦一個小學校，如今我又怎能把事情丟在她一個人的身上呢？十八日早晨我就回C城，又是開學的一番忙亂，可比比上學期好多了。正式上課後幾天，收到婆婆來信說潘斷奶了，經過很好，叫我放心，可不是潘已經快一歲了，熊我這個母親！

小考過後，正是春假，熊機關裏也放假一星

期。他和幾個同事約好了一齊上杭州玩去，他問清了我假期的日子，叫我也去，說真的，婚後就沒有痛痛快快玩上一次，我也不願失去這玩的機會，尤其是杭州。

我們一起去共有六個人，熊和三個同事加上我和另外一位太太每天划船爬山，弄到筋疲力盡，才回宿處。但體力雖乏，興致可仍舊很高。晚上總要溜出去吃一頓宵夜，痛快的玩了四天！

第五天，我們就打道回C城。回家路上，興致雖還有，人可疲乏極了。到了家，真想什麼都不管，往床上一躺，睡那末幾天！但事實正相反，一到家，就看見婆婆有快信來。我初還以為婆婆怪我們這麼久不去信來問問的。那裏知道婆婆要我馬上回上海去，因為瀉在瀉肚子。一看信已到了三天了，我真又急又怨，我是不該去杭州的，我為什麼不借春假回上海一次呢？如今瀉不知病得怎麼樣了，恨不得當天就趕去，熊却叫我不要着急，瀉肚子不是什麼大病，可能現在已經好了，馬上趕到上海，不說人累不累，到時恐怕半夜了。我想想也對。然而雖是這麼說，第二天早晨上了火車，心中真焦急，恨不能一脚到家。

到家已是下午了，趙媽開了門，看見是我，「哦」了一聲說，「這可來了，老太太早上又寫信催您來着呢！」我一想不好，急忙趕到上房，看見奶媽抱着瀉，婆婆在餵藥給他吃，瀉却大聲哭叫，把藥都吐了出來。我幾乎呆住了，因為瀉已瘦得我認不出來。婆婆聽見足步聲抬起頭來，望見了我劈面就問：「熊回來不？」

我說：「沒有呀！」再問婆婆到底是什麼病？看了醫生沒有？醫生怎麼說？婆婆嘆了口氣

說：「我也不知打那兒說起。瀉起初有一點瀉肚子，也不以為意，以為吃一點山棧末就會好的，就沒寫信告訴你們，怕你們着急。那裏知道越瀉越厲害起來，我就趕快寫信叫你回來。等着等着，不見你回家，這幾天他牙床上又有些不好起來，我又寫了一封信催你們回來，我一個人可真出不出什麼主意來了。」

我接過瀉兒來，只見他不住的哭，沒有氣力哭，只是乾哭。我趁他張開嘴的時候一看，見前面的牙床已發黑了，真叫我吃一驚，這又是什麼病呢？急忙打電話請醫生，醫生來了一看說：「瀉恐怕是痢疾，牙床上有些腐爛，恐怕是牙疳。我記得小妹從前生過牙疳幾乎死了，瀉又那麼小，我想這次是完了。我抱着瀉直發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連婆婆問醫生什麼，我也沒有聽見，只聽見醫生說：『還剛開始，總有辦法。』」

醫生走了，瀉給打針餵藥弄得困了，他昏昏睡去。婆婆叫我早些睡，自己也睡去了。我可那裏睡得着，我想着想着，若是我這一次失去了瀉，我該怎樣替自己說話！我沒有在他身邊留意他的飲食，讓無知的奶媽給他吃任何的東西，叫他現在瀉肚瀉得人都瘦得只剩骨頭了。我又沒有在他身邊留意他的起居衛生，叫辦東西進了他的口，如今生起牙疳來了。我多恨我自己，我當初為什麼要推說沒有帶孩子的經驗呢？人那能一生下來就有經驗的，婆婆和奶媽又怎能算有經驗的呢？我當初又為什麼要推說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呢？我每天可不是都有時間閒談說笑，還有時間甚至能看電影遊杭州嗎？這次瀉病時，我正還在杭州遊山玩水呢，不然早一點請醫生看，可能情形就

好多了。千情萬緒，推上心頭，簡直是心亂如麻，理不清那是頭那是尾了，只知道連連說，「若是瀉這次好了，我一定好好照顧他了。」連夜寫信叫熊回來。我一面寫信，一面簡直想哭！

醫生每天都來。三天後，熊收信後趕到，瀉也漸漸好轉了。先是肚子不瀉了，慢慢新的牙肉也長出來了，熊看不要緊，就趕回C城，我則寫一封信給瀉，對她說我要等瀉完全好了再回來。

瀉一天一天好起來，我當然很高興，但是我這一次回來發覺瀉脾氣可真兇，一哭就不肯停止。起初我還以為在病中，因不舒服，所以要哭。後來牙疳好了，肚瀉也止了，他還是愛哭。因他患的是瀉肚子，所以總是吵吃，平時大約一哭總是吃吃的。所以他一想要吃就哭起來，不給就一直哭個不休。奶媽問我，這好吃不？那好吃不？我總聽從醫生的囑咐，除了規定吃的之外，一概不許吃。初幾天，一天到晚只聽見瀉的哭聲。婆婆心痛了，說我心狠，管孩子也不是這麼管的。後來瀉似乎也知道哭是沒有用的，倒不大哭了，人也漸漸胖起來。

瀉既然好了，回C城的念頭又起。這次我可帶了瀉同回C城，既一錯於前，不能再誤於後。不說瀉的健康問題，瀉以後的一切舉止行動，興趣習慣，我都有管教的責任！

第一屆畢業生進初中的當兒。芝兒已是三歲了，他比哥哥胖而且壯，從來不咳嗽，也不瀉肚子。瀉兒就容易一下就吃壞了，所以總胖不起來，看到瀉兒瘦弱，我總覺得偏待了他，因我沒有像芝兒一樣，開始就好好照顧他。可是瀉兒，你得原諒你媽媽，那是她第一次做母親啊！



## 難得的好丈夫 安嘉

——我的丈夫

每當夜深人靜時，從夢中醒來，見到熟睡中的丈夫，想起他的一切，不禁令我的嘴角掛起微笑。

我的丈夫是他家庭裏的獨子，但不幸極早喪失雙親，環境因此使十分清苦。從這種環境中奮鬥出來，無形中使他養成了一種能吃苦、耐勞、和堅毅不拔的精神，因之屬於一般獨子所具有的驕奢習氣，他是沒有的。

據我所知，他在求學時代便知道學問的重要，努力去發掘各種知識的寶庫。因為成績的優越，曾榮獲值得人羨慕的獎品。離開大學以後，因經濟發生問題，不能出國深造，不得已只好暫時就業。一年以後解決了這最棘手的問題，赴美入學，在美研讀兩年餘，成績斐然，頗為該校教授所器重，歸國後即服務於金融界。

他對於服務的態度非常認真，決不敷衍塞責，各種問題，都盡自己的力量去求解決，求改進。每天工作疲倦歸來時，腦子裏還不肯休息，仍在計劃着應與應革的事。他決心把自己的一份力量供獻給中國的大眾。他說：『為大多數的人做事才是有價值的！』對於使用大家的物件，他非常節省，不貪求公家絲毫的便宜。如果不是分內應得的報酬，他也絕不會接受。准時去辦公，逾時下辦公廳，對於工作的興趣和熱忱，永遠達到

最高點。他將人生服務的觀點看得很清楚，因此有志要為大眾作事並留下不朽的紀念在世界上。

在生活方面的態度，我的丈夫非常嚴肅。他不嗜好烟、酒、或牌，對風景名勝的地方，喜歡去遊玩觀光，以消除都市的煩囂。最引起他興趣的消遣方法是下象棋。如遇有二三知己，對坐品茗，一面嗑瓜子，嚼嚼糖菓花生米，一面奕棋，他認為是最大樂事。其次他還有看看好電影、話劇、或聽聽美好音樂的興趣。運動中他喜歡打網球和籃球。除此而外，他有一個最大的嗜好，那便是讀書。他認為繼續增廣見識，是最要緊的事了。臨睡前在床上看看雜誌、報章是他已成習慣的一個癖好。

他有兩個特長是我所喜歡的：

一是細心：他很愛整潔，箱子裏的東西，總是有條不紊，從不亂放。應用的東西，放在上面，少用的放在下面。在我們沒有結婚以前，他還有自己補綴的本領。所以當我最初見到他的抽屜裏有針、線時，我有些驚奇，但却暗暗賞他細心的長處。婚後他對於夫妻間應注意的小節，也都能面面俱到。這次我在病中更能覺察到他有一個非常仔細的心。一次我誇贊他很細心，他告訴我一個關於他粗心的故事：『某次吃蛋時，竟將蛋殼放在碗裏，蛋心棄於盂內。』不過據我的觀

察，這種情景是他絕無備有的。

另外一個特長是願意幫助人：凡是他的親友，處在患難境況中有求於他的，他都盡力去幫助他們。他具有一副『雪裏送炭』的好心腸。對待朋友們的態度，一向是『忠誠』。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寧肯人負我，我從不負人！』在路上如果遇到求乞的人，他一定會給他們一點錢。他不喜歡遺產制，認為這是貽害子女及養成子女沒有獨立意志的關鍵，因此預備將來能回家鄉，將遺產送給需用它的人們！

我的丈夫有一個不高不矮的身材，長方的臉上襯着一對目光灼灼的大眼睛，雖然架上了一副無邊眼鏡，却仍絲毫不減其神色。他的目光有時很厲害，額眉深蹙，同時面部表情也極緊張，那時一定有了很不如意而且不應該發生的事。但多半的時間，他的目光非常和藹，有說有笑，還帶點幽默性。他兼有很強的注意力，往往看到一般人忽略的小地方。他還有一個相當高而正直的鼻子，這就是他常引以為自得的，因為這個好鼻子正象徵着他的為人也是正直的。平時他很注意儀表，衣服常是穿得很整潔，衣服失掉了一個鈕子他是即刻綴上的。至於舉止與行動，更是隨時都在注意着。從表面上看起來，他確是精神煥發，英俊大方，同時也是個一絲不苟的人！

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我的丈夫雖不能說是十全十美，但我認為他有許多超人的特長，實在是一位難得的好丈夫，因此我願意盡力做他的好妻子，幫助和鼓勵他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在感到失意時安慰他，最低限度我要使他享有家庭的快樂和幸福！



# 不要冤枉你的太太

中興

「唉！又是女的，」接着，從產房裏走出一位四十歲裏外的樸質的男子。表情一半是怨恨，一半是失望。

「千金不是一樣的嗎？」我問。

「唉！先生，你明白。我們已有三個女兒了。可是還沒有兒子。真是不爭氣！為此，年來我會買了許多補品給她吃，錢當然用了不少，但是只要能够養個兒子，倒也不在乎。這次，先生，你看又是女的！真要命！」

這僅是一例而已。我們知道我們這國家裏頗不乏這種人，甚且還有因此與太太鬧架甚至離婚的，這實在太冤枉了。假使他們知道不生兒子的有關人物偏是他自己時，他將何等內疚啊！在這裏，我想寫一點普通淺近的知識，總希望他們不要不自覺的在做下傷陰騭的慘事。

我們知道一個「人」的產生，是精子鑽入卵子開始時。精子是父親的生殖細胞，卵子是母親的。當性交的時候，快感使神經起一種反射，父體精液擠出精液，射入母體的陰道。含於其中的無數精子，即開始它們的競賽，奮勇拚命向前泳進，穿過陰道，經子宮再到喇叭管（輸卵管）。如果卵子正在從喇叭管沿此管向下輸送下來，碰到

勇冠三軍的一個精子，後者的頭鑽入卵子，却留着尾巴在外面。同時卵子表面立刻結成一層厚膜，以防後來的精子再衝進去。此時，我們可以說已經受胎了。這「天之驕子」的一個精子，頭在卵子內與卵子同起變化（這時它們已變成了一個細胞），一個變成二個，二成四，四成八……，同時漸漸到達子宮而寄居於此，成為胎兒。十個月後，生出來就是正式的「人」。

在這裏，我們要補充一句：精子與卵子只能說是「半細胞」，所以合併起來仍是一個細胞。讀過生物學的人，知道普通細胞分裂成二個時，各個子細胞的染色體數目仍與原來的相同。但是由生殖細胞的母細胞產生生殖細胞時，却起了一種特異的分裂，因為分裂成的生殖細胞所含的染色體，只有其母細胞的一半了。這種分裂稱作「減數分裂」。

在人類，身體細胞共有二十四對染色體。其中有一對是性染色體，就是決定性別的。在男人，這一對性染色體是由兩個不同的染色體（X與Y）組合而成，在女人則是兩個相同的（X與X），所以男女身體細胞內的染色體各呈下列二形式：

$$\text{男} = (46 + XY)$$

$$\text{女} = (46 + XX)$$

生殖細胞的母細胞，也是身體細胞之一，它的染色體也是一樣。減數分裂時，染色體分成兩半，性染色體也不例外。所以生殖細胞內只含有二十四個染色體。在男性——精子中所含的染色體共有兩種形式，一種是(23+X)，一種是(23+Y)。在女性——卵子却只有一種形式：(23+X)。所以精子與卵子的結合，可能有兩種情形：

$$\begin{aligned} & \text{卵細胞} \quad \text{精子細胞} \\ & (23+X) \times (23+Y) \\ & (23+X) \times (23+X) \end{aligned}$$

第一種所成的受精細胞為(46+XY)，日後發展為男性；第二種(46+XX)為女性。所以胎兒的性別在受精時就決定了的。因此民間的迷信，企圖用各種無稽的「妙」法來改變胎兒的性別，終究略嫌愚蠢一些。

此地再讓我們綜合地說一說，女性身體細胞的一對性染色體都是X，所以她的生殖細胞也只會有一種(23+X)；男性身體細胞的一對性染色體有兩種，即X與Y，所以他的生殖細胞也有兩種：(23+X)與(23+Y)。只有男性(23+Y)的一種生殖細胞與女性的結合，才會創造出一個男胎。如果父親勇冠三軍的精子常是(23+X)的一種時，他的太太實在也是「愛莫能助」，「力不從心」的。

最後，我願男人切莫因為單生女兒而冤枉太太。即使你離了婚重娶一位，除非由不得你意志管制的精子能無形中幫你一點忙（如果這樣，你原來的太太一定會替你生出一個麟兒的），不然的話，你生男孩的機會還是不一定會增加的。



# 雲兒失學記

漢野

雲兒已經五歲多了，神皮鬼臉地，兩隻小圓眼睛滴溜溜的轉。有機會總得偷着去玩次泥沙，跟鄰居洗衣婦到河邊去看船，和小孩到曠場去捉小青蟲，興趣都濃厚極了；有時呆在家裏無聊了，把小妹妹逗得吱吱叫，嘴嘯哭；要不然亂紙破葉攤一地。大家都認爲小孩到了入學的年齡，應該趕快送入學校去學習，到了人衆有規律的小集體，才可使兒童身心有所發展，話雖如此說，事實上我隨丈夫過着遊牧似的生活，那天才能安定給孩子上學呢。去年春季開學時，曾有一所離家很近，學校環境也佳的小學，惹人注目的紅色招生廣告，恰好貼在門口一棵大樹上。當時爲着過不了一月，生活馬上變動，不調回南京工作，房屋租期滿了也得搬遷，事與願違，只好瞪眼讓大好機會溜走。

遷居此地後，既無河邊曠地可跑，也無沙石樹葉可玩，孩子性情變得沉靜多了，慢慢認得七八十個字，自己也可提筆畫像三四十個字。秋季開學準去上學，那怕一月長的時間也必定去，無論成人或孩子，大家都希望着這麼一天。這時雲兒曾寫了一張歪歪斜斜的字，寄回老家去，年邁婆婆在老花眼鏡下喜出眼淚來，回信說：「雲孫半年來進步不少。像他這樣年紀，能自己提筆寫上三四十個字，是件很可欣慰的事！希望你們善事教導，使他能一步站在人前。」爲此鼓勵，孩子更喜悅異常，不管清晨或晚上，都在忙忙碌碌地磨墨寫字，同成人談起話來，總不會忘記把婆婆誇講的話重背一遍，并很得意的說：「我快要上學了，學校裏有木馬浪船，有大樹和花，又有好多的哥哥姐姐帶我玩，我還要爸爸替我買新書包和小雨傘呢。」

選適合孩子程度的學校，在炎陽下去實地觀察附近各校環境。首先到離家最近的一所區立小學，學校租用民房，且和老百姓雜處在一起，無校園，也找不出遊戲場所，陰暗的教室，亂堆的桌椅，四週呈現一片淒涼景象，這種較家庭環境還差的學校，送孩子去機械的識幾個字外，別的好處恐不多。事後聽說他們租用此房時，曾經費煞苦心呢。

第二個是省立小學，遇着一位不知是校長是教員，一開口就是滿腔悲憤：「學校裁班了，不是我們不願收新生，秋季開班這期沒有了。唉，節省開支，那兒不能省下點，端端把待遇最清苦的小學教員裁掉幾個，把大批學齡兒童擠在門外，使他們連最低限度的國民教育也受不着，這還像有辦法的國家嗎？唉！」

末一個實驗小學，學校環境較前二校好，校園裏點綴着假山池魚，濃蔭的樹叢內夾雜着鮮紅的花朵，小朋友們都帶着愉快的面容，在花樹旁穿來穿去。校長是一位瘦長個子的中年人，正和兩位女太太講話，其中一位還遞了一張寫滿黑字的名片給他。他告訴我們，學校人數太多，上月初一上程度差的學生要降下來，本校幼稚園畢業的又要升上去，差不多不需要新生了；就是現有人數因教室不敷用，尙且分二組教授，每組每日只念半天書。不過你們既然來了，可到報名處去報個名，到放試日再帶他們來碰機會，看臨時是否有不來的舊生缺額可補。

別的大遠的學校又不能送去。和仁商議是否可仿效適才投名刺的太太，去找久居此地交際又相當廣泛的某先生幫忙，看結果是否可好點。『我不願自己孩子養成依賴性，還未踏入學校門，就請人幫忙介紹，這還成話嗎？考不取乾脆不念好了。日前同某先生聊天時，他嘆息目前在南昌給小孩上小學，比替成人找工作還難呢。』

孩子的考試日到了，似乎有種新的希望鼓舞着我。帶着有病的身體很早便起床，洒掃完了，跟着上街去覓他們吃得飽的早點。在街上看見幾個家長領着他們揹書包的孩兒上學，我一進臥室便嚷：『還不快起身，瞧別人的爸爸已經帶他的寶寶上學去了。』中午返家，知道妹妹年紀尚小，不會去放。雲兒爲了爭取機會，考了一上同時還考了幼稚園。考一上比考幼稚園成績還好些。我們認爲雲兒年紀不小了，能進一年級最佳。順便把曬吃飽了媽媽的早點，連考也不敢考的妹妹哄笑一陣。

翌日仁親自去給孩子看榜，雲兒在家裏很覺得味，一邊把泥娃娃，牛奶瓶，破口琴，壞紙片攤了一地；一邊歪着小頭向妹妹誇嘴：『呀！呀！你不會考學校，和人爭小馬騎你就哭了，不會自己寫字，也不會寫字。我是什麼都會，今天爸爸去給我買新書包小雨傘，明天我要跟鄰家哥哥姐姐上學去了；等婆婆知道了，說我才乖呢。』『好了！好了！不要在那裏空喜歡了，看榜上無名也和妹妹一樣，什麼也買不成。』我口裏雖在警告孩子，心裏却不斷爲他祝福。孩子真能考上學校，揹着小書包一蹦一跳的上學，這在一對個性強偏而飽嘗失學滋味的父母，是多麼強有力的安慰，同時也好使孩子零亂不堪的破貨攤早日收藏起來。

見着丈夫不帶笑容的面孔，猜到孩子準是落了榜，進門把雲兒埋怨一番，然後說：『校方最大的理由，說孩子年紀太小了。要怎樣才算年齡適合呢，是不是要像隔壁大寶樣，十二三歲念小學三年級才合式；這年頭我

(接排第十九面)



# 天真話

## 稱呼的由來

五歲的娟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健在，她稱祖父叫「公公」而稱外祖父則叫「外公公」。某日，她外公公又照例去訪她的祖父，娟在樓上見了，忙向裏面嚷了幾聲：「外公公來了！」又忙跑到樓梯下去牽她的外公公進來，剛一走到廳內，娟忽若有所悟地指着她外公公笑着說：「喔！我知道了！外公公是從外面來的，所以才稱做外公公，好像外婆婆也是從外邊來的，所以才稱做外婆婆，對不對呢？」（鼓浪嶼·黃阿貞）

## 小鼓

明明看見店裏擺着一面玩具小鼓，無論如何要買。但是，他的爸爸不答應。爸爸說：「你買去在家裏打，那是多麼吵鬧！鬧得我睡不着！」

明明很敏捷地答道：「爸爸！你還是買給我吧！我決不打來鬧你，我等你睡後再打，好不好呢？」（鼓浪嶼·郭懷璧）

## 長金牙

六歲的青青掉了一顆牙，爸爸對他說：「小孩子掉了牙會重新長出來的。」

青青說：「那我要長一個像外婆一樣

好看的金牙齒。」（上海·顧勤）

## 誰最享福

爸爸與媽媽談論着人生觀，說到人生苦多樂少，福多福少，臨了，爸爸感慨地說：「世界上芸芸衆生，都不輕快安閒；比較起來，恐怕只有欄柵中的豬，要算是最享福最得樂的了。」靈兒在旁邊聽到了，連忙嚷道：「那麼，我寧可變做欄柵中的豬了。」（藍田·少雲）

## 十二點鐘放學

玲玲同哥哥天天上學去，在十二點鐘又同哥哥放學回家。一天晚上，家裏因事請客，爸爸媽媽一直忙亂到晚上十二點鐘還未得安息。媽媽向哥哥說：「現在十二點鐘了，你去叫爸爸睡覺吧！」

於是玲玲在旁邊插嘴道：「媽媽，那麼我同哥哥現在是應該放學的時候。」

媽媽嫣然一笑說：「傻孩子現在是晚上十二點鐘。」（重慶·石岱雲）

## 燙髮像狗

阿美燙髮回來，阿華見到捲曲連環的頭髮，說她像寫滿了洋字（英文），譏諷她是假洋人頭。阿華聽着跑過來說：「不！她是像我飼養的那隻卷毛小狗哩。」（泉州·陳威斯）

### 新書出版

天真話(第一集)

六角

湯與飲料

方文淵 張秀蓉 合著

八角

### 將出新書

結核病常識

何澤湧著

養成兒童的好習慣

江同譯

# 金城銀行

## 禮券

### 餽贈最宜

### 人人歡迎



### 不要嚥下去

芳兒看見大哥一面吃蟹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又担心着胃病发作，她说：「那麼你不要嚥下去好了。」（蘇蘇·童鳳賀）

### 少一個人

珍華今年讀一年級。一天，媽媽問他說：「我們中國的人口有多少？」珍華答：「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媽媽問：「爲什麼？」珍華說：「昨晚鄰家鈴鈴的祖母死了，那不是少一個嗎？」（鼓浪嶼·郭懷璧）

### 兩個太太

爸爸問六歲的寶兒：「你長大要不要太太？」他想了一下很鄭重的向爸爸說：「我長大要兩個太太，一個像媽媽，一個像爸爸。」（四川內江·何志存）

### 是你爸爸教我的

七歲的俐生，聽祖父對他說：「做一個小孩子，最重要的品行，是孝敬長輩，例如從前你爸爸小的時候，最孝敬我的長衫脫下，拿了一把扇子與我撲風取涼，并且拿着溌得清涼的面巾給我抹汗，真是一個好孩子，你應模倣着。」

隔了一日，天降大雪的時候，湊巧俐生的爸爸從外邊回家來，他立刻拿了一把扇子和一條涼涼的面巾，走到爸爸前，脫下爸爸的長皮裘，左手拿面巾給爸爸，右手拿着扇子撲風。爸爸明其妙，露出麻煩的微笑，俐生鼓起小嘴巴說：「

爸！是你爸爸教我的。」（汕頭·蔡鈴）

### 大風吹熄電燈

阿梁的媽媽晚上由廚房裏出來，拿着的洋蠟燭被風吹熄了，到了房間裏，她說道：「今晚好大的風，出來連洋蠟燭都給吹熄了。」這時，恰好房間裏的電燈因沒了電也熄了，於是阿梁也說道：「媽！真的，今晚怎麼風這樣大，連房間裏的電燈都給吹熄了！」（桂林·白志豪）

### 來了！立刻便來！

電話鈴連着響，沒人聽，小明着急了。恰巧這時大姊遠遠的來聽了，她便向電話邊叫道：「來了，大姊立刻來聽！」（上海·楊琴妮）

### 依然故我

小郎的爸爸，問小郎說：「你今年升了一級，覺得怎麼樣？」小郎很快地答道：「上課之前，仍舊先打鈴。」（上海·王居民）

### 躺在這裏睡覺

剛破蒙不久的茵茵，認不了幾個字，一天，叔叔教她認識一個「川」字，是三條橫，劃三筆就成了。

第二天下午，叔叔從學校裏放學回來，把「學生字典」放在桌上，茵茵把字典一翻，看到一個「三」字，想起昨天叔叔教她認的字，忙喊道：「叔叔！你看！他爲什麼這樣懶？今天却躺在這裏睡覺！」叔叔看了一下字典，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廣州·司徒安子）

立創年三國民

行銀業商蓄儲託信華新

務業行銀切一營經

行總

(口路江九)號五五二路西江

話電

部各接轉三六八二一

# 家 雜 誌 社 婦 嬰 保 健 叢 書

## 孕婦保養法

劉本立醫師著

這是婦女們應該知道的孕婦時期的保養常識，著者是南京鼓樓醫院婦產科主任劉本立醫師，他以通俗的筆調，將他的多年來的臨床經驗，告訴每一個家庭婦女。內容有：孕婦保健的意義，懷孕的象徵，產前檢查，孕婦的日常生活，和懷孕併發症，不利懷孕的疾病等十二章。附錄：孕婦營養及食譜。

(基本定價七角)

## 胎兒的故事

吉爾柏著  
劉祖洞譯

這是一本以胎兒的發展為主題的通俗科學小品。自卵受精的一刹那說起，一直談到胎兒出世。附插圖二十三幅。內容有：第一個月：始於未知；第二個月：人臉；第三個月：性的出現；第四個月：胎動；第五個月：髮、甲和皮膚；第六個月：眼睛在黑暗中睜開；第七個月：卓越的腦子；第八個月和第九個月：表面的美；誕生，孿生，變形和畸形。

(基本定價七角)

## 實用育嬰問答

(出世至兩歲的育嬰法)

美國芝加哥班德邁著  
衛生委員會主席  
黃嘉音 江同編譯

「實用育嬰問答」是根據美國芝加哥衛生委員會主席班德邁醫學博士的原作改寫編譯而成。全書二百餘頁，計十五章，包括問答九百十六則，從嬰兒出世到兩歲，舉凡關於嬰兒的飲食，營養，睡眠，沐浴，起居，遊戲，衛生，疾病，發育，習慣的養成等方面，無不分門別類，作詳明通俗的檢討。這本書對於做母親和初做母親的人，都可能有極大的便利和裨益。

(基本定價一元四角)

## 嬰孩保育法

史普克醫師著  
江同編譯

這是美國名小兒科專家史普克博士的名著「嬰兒與兒童的保育常識」一部的節譯。該書是美國近來育嬰方面的最暢銷書，曾得「美國父母雜誌」的第十二屆榮譽獎。本社經美國兒童福利專家和名教育家多人的推薦，特把這本書譯出。本書分十七章七十八節，內容討論父母的責任，怎樣愛護嬰孩，餵食，日常的照顧，睡眠和遊戲，嬰孩的發育和瘦胖，剷除包皮等問題。愛護子女的父母，都應該一讀此書。

(基本定價八角)

## 兒童訓導指南

史普克醫師著  
江同編譯

這是美國名小兒科專家史普克醫學博士(Benjamin Spock, M.D.)的名著「嬰兒與兒童的保育常識」(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一部的節譯。該書為美國近年來育嬰方面的最暢銷書，曾得美國「父母雜誌」的第十二屆榮譽獎。這本書檢討幼年到青春時期的管教和指導，內容包括玩具和遊戲，睡眠，妒嫉，尿床，口吃，咬指甲，說謊，恐懼，手淫，性教育，偷竊，學校，青春發育等問題，是做父母的人都應該人手一冊的好書。

(基本定價八角)

## 嬰兒日常生活

史普克醫師著  
江同編譯

這本書共分二十四章一百零四節。用通俗簡潔的筆調，告訴做父母的人嬰兒的起居，大小便的訓練，飲食，以及其他各種特殊的問題。所提到的有打呃，吐乳，便秘，瀉痢，皮疹，鵝口瘡，闌雞眼，肚臍，神經質，吮手指，早產嬰兒，雙生子，分居的父母，有職業的母親，沒有父母的孤兒，有缺點的兒童，領養孩子等問題。是有嬰方面最好的一本參考書。

(基本定價八角)

# 家雜誌社出版圖書目錄

## 各書按照本社所定倍數發售

概以款到時本社門市價目為準

★生產·育嬰 孕婦保胎 胎兒喜悅 母親教育 做實嬰兒 從胎到產	法事門備答法生活嬰 養故臨準問育生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著譯編譯編 師洞選同選 醫洞選同選 立祖社音同 本祖社音同 劉劉江家黃江江家	(再版) (再版) (初版) (初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初版)	0.70 0.70 0.65 0.90 1.40 0.80 0.80 0.80
★家庭教育 怎樣教子 兒童訓練 心理衛生 父賢兒孝 少年生活	子女南講女母類導 子指十二子父問指 導導十與的性指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譯譯編編編 之同夫選編編 現同植夫選編編 唐江吳章家江江	(三版) (再版) (再版) (初版) (初版) (再版) (初版)	0.60 0.80 0.75 0.80 1.00 .20 1.00
★婚姻·家庭 婚姻生活 對新婚的一夕 美滿的家(第一集) 天真話的密汁 母愛的	指導後庭汁 夕後庭汁 第一集 第一集 第一集	譯譯編編編 音洞選選選 黃洞選選選 葉紫社社社 張家家家	(再版) (再版) (初版) (初版) (初版)	2.00 0.20 0.75 0.60 即將出版
★營養·食譜 三十八年食曆 湯與飲調法 粵菜烹調	曆料法 食飲調法 食飲調法 食飲調法	編著者 潤張秀容 文潤張秀容 方文潤張秀容 方文潤張秀容	(初版) (初版) (初版)	0.40 0.80 即將出版
★醫學·生理 實用避孕法 女性生理與常 婦女生理與常 小兒疾病戰常 抗核病	法態識爭識 與病識爭識 與病識爭識 與病識爭識 與病識爭識	著譯編譯著 師恆選編著 清恆選編著 泉存社同行 郭范家江余何	(六版) (再版) (初版) (再版) (初版) (初版)	0.80 0.80 0.80 0.40 即將出版
★徵文·小說 魔朝拾巧兒黑提四家 滿孫的燈海合訂 女為訂 本集集集集集	篇頭堂子人家 頭堂子人家 頭堂子人家 頭堂子人家	編編編編編 選選選選選 社社社社社 社社社社社 家家家家家	(再版) (初版) (初版) (初版) (初版) (再版) (初版) (初版)	1.00 1.00 1.00 1.00 1.00 0.80 0.80 0.80
		(一至十一期) (十二至十八期) (十九至二十四期) (二五至三十三期) (三一至三六期) (三七至四二期)	(三版) (再版) (初版) (初版) (初版) 即將出版	6.00 4.00 3.50 4.00 4.00

### 單行本 郵購辦法

(一)來函請將姓名住址分別用正楷書寫。  
(二)本社定戶一律照上海定價八折優待。  
(三)函購者擬購之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冊數及原出版處或經售處，以省採購時間。  
(四)書款請照該書定價匯足，並請酌匯郵費包費均一。  
(五)書款請由銀行或郵局劃匯，郵票不收。函附現鈔如有遺失恕不負責。  
(六)書刊寄出，如有遺失或漏破，除代向郵局查詢外，本社不負責賠償責任。

### 家雜誌 定閱辦法

(一)定戶一次預付三期書款，掛號郵包費另加。  
(二)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三)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劃匯，郵票不收，函寄現款倘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  
(四)定費用完時由本社專函通知續定。  
(五)來函請逕寄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家雜誌社。

本刊已向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申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新聞紙類登記執照第二四五三號

基本定價伍角  
照本社所定倍數發售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雜誌社發行